

後村先生大全集一百

九十六卷

宋劉克莊撰

清抄本〔佚名校清翁同書校注〕

三十六冊

共撮 6 捲

① 卷首至卷 32	② 卷 33~65
③ 卷 66~98	④ 卷 99~129
⑤ 卷 130~162	⑥ 卷 163~196

接前片卷

书 号 3940

本片卷含 卷 99 一卷 129



第十八卷

卷九

八

卷四 不抄

卷五 不抄

卷六 不抄

卷七 不抄

卷八 不抄

廿二字

行每行

半頁九

今抄每

余

此三卷  
題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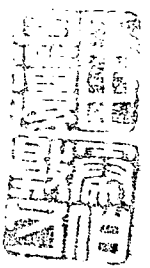
劉後村集續編卷七十八

九

題跋

黃錄參廣西平蠻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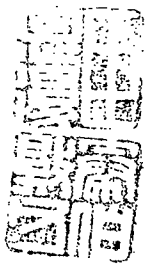
往年余從事江淮制置使府實與虜敵對壘同舍郎數年間  
貴顯略盡獨余無尺寸功請監南嶽廟歸既又從廣西經  
略使府海南黎寇入省地胥吏逐太守士或勳名徒手取  
爵賞立聲名余亦傍觀而已彼諸人非皆狀貌魁傑及有  
它謬巧其所以異於余者勇耳今黃君以廣東尉擒廣西  
賊不由外臣保奏徑携功狀白都堂遂改京秩余觀黃君





荆先生大全集卷之九十九

題跋



黃錄參廣西平蠻錄

往年余從事江淮制置使府實與虜敵對壘同舍郎數年間  
貴顯略盡獨余無尺寸功請監南嶽廟歸既又從廣西經  
略使府海南黎寇入省地胥吏逐太守士或勛名徒手取  
爵賞立聲名余亦傍觀而已彼諸人非皆狀貌魁傑及有  
它謬巧其所以異於余者勇耳今黃君以廣東尉擒廣西  
賊不由外臣保奏徑携功狀白都堂遂改京秩余觀黃君

狀貌非甚魁傑又非有它謬巧其所以能致其身者亦勇  
耳噫人以勇得功名余以怯失機會故題此之末以識余  
愧

何秀才詩禪方丈

詩家以少陵為祖其說曰語不驚人死不休禪家以達磨  
為祖其說曰不立文字詩之不可為禪猶禪之不可為詩  
也何君合二為一余所不曉夫至言妙義固不在於言語  
文字然舍真實而近虛幻厭切近而慕濶遠久而忘返愚  
恐君之禪進而詩退矣何君其試思之

南城包生行卷

敏道從朱陸二先生學而微喜談禪今其子又以墨法知  
名噫義理之學逃歸杲佛日光拙庵逢掖之家化為李庭  
珪潘谷耶雖然明窓佳研呼童磨試然後知近日墨工皆  
出其下矣念昔與<sup>敏</sup>明道俱為絮齋侍郎袁公之客袁公墓  
木已拱敏道白髮蕭蕭余亦流落不偶甚矣余二人貨之  
難售反不若小包君墨之易售也君持此紙歸示迺翁當  
亦拊掌一笑

字若贈翁應叟歲寒三友圖

予若晚擯不用賜金揮盡嬖奴寵姬皆辭去然好客愈篤  
往往質笥衣鬻廐馬以續車魚之費後無可質鬻客亦辭  
去惟與應叟一二人留其門悲夫尚忍言之應叟歸道城  
南行西涼之下謁新邱登舊山臺傾池平竹樹枯死余知  
其必發羊曇之哀動唐衢之哭也諸人既跋詩畫余獨記  
舊事且系小詩易結千金客難扶六尺孤憑君傳掬淚一  
為灑西埔字若

朱相士贈卷

往時樓賜叔有文名樓謂予樓眉濃不能為清望官錢宏

祖帥廣西年甫四十餘君又謂予錢且暴死既而皆然獨  
言某人當為二府某人當為侍從某人鬼形主凶久而未  
驗余觀君造次之言多中揣摩之論輒差豈非有心於售  
術不若無心而信術歟君脰長而膊聳面瘠而下銳望之  
如鶴鶴余雖不曉風鑒然知君非腰錢十萬封侯萬戶之  
相也決矣余方以實語規君君無以虛設戲我

夏元鼎悟真篇陰符經入藥鏡註

真語載古帝王聖賢多為仙惟祖龍劉季至今在地下為  
某官其說以為英雄多殺永不得仙余讀而深悲焉然傳

記所述仙者多自俠士劍客中來世言鍾離公亦故將豈  
度世輕舉乃慷慨烈丈夫之事非婉孌兒女子所能辦哉  
余以真詰之言推之天道惡殺好殺者違天違天者不祥  
李廣殺降終身不侯欲侯不可况欲仙乎永嘉夏君元鼎  
頃事賈制置涉宣勞於山東河北既而棄官學道觀其所  
註三書皆遁世之學也深於道矣余獨問君向在兵間曾  
殺人否非疑君之殺也懼害君之仙也君歷舉某事某事  
皆謾笑脫人於死者使世無仙則已有仙非君其誰為之  
及與君抵掌論兵頗有武安君間語楚臺畔寇又欲盡傷  
之而後已噫是猶有用世之心昧也昧者疑其合於兵法  
而離於僊道矣唯余知君非果於遁世者方今三邊宿師  
四郊多壘國家物色豪傑宏濟艱難君不得已而用世必  
不肯坑趙卒者同知不肯盡傷山東人然後大業可成三世可  
傳矣

姚鏞縣尉文藁

右姚君雜著一卷百詩森巖一賦二記峻潔四六尤高簡  
縮廣就狹刊陳出新變俗趨雅辭華返質一字不可增損  
半句之工片辭之善賢於它人千篇百首天下之名作也

然才力有定稟文字無止法君以盛年挾老氣為之不已  
詩自姚合賈島達之於李杜文自公穀達之於左馬四六  
自楊劉達之於歐王翡翠鯨魚並歸摹寫大鵬尺鷃咸入  
把玩則格力雄而體統全矣

日者葉宗山行卷

上饒葉君宗山過予設命余素不曉支干又不信吉凶禍  
福之說且厭夫世之挾技者諂諛以求悅揣摩以幸中也  
未甚奇之君徐言予命火爰而水少太快傷和太察生疑  
又曰宜清心以養神息怒以養腎類皆中余微隱葉予病

痛噫此蓋友之言也賢於星翁歷史遠矣西山先生以嚴  
君平比之豈虛言哉

真仁夫詩卷

古以王官采詩子教伯魚學詩詩豈小事哉古詩遠矣漢  
魏以來音調體制屢變作者雖不必同然其佳者必同繁  
穠不如簡淡直肆不如微婉重而濁而不如輕而清實而  
晦不如虛而明不易之論也予友真君仁夫之詩絕去塵  
穢刊落冗腐簡淡而微婉輕清而虛明有唐人半山之思  
然為西山先生子傳嫡承家學問名節本也文藝末也小

晏之於臨淄小坡之於玉局仁夫優之矣公休之於涑水  
原明之於申公仁夫勉乎哉

黃勉齋書卷後

嘉定戊寅勉齋來江淮謀制置使軍事其年三月行臺駐  
揚州勉齋與余子壽黃德常及余同在軍中坐起寢食未  
嘗離也敵退凱旋勉齋力辭召命請祠余亦求監獄廟後  
數年同舍郎皆貴顯子壽德常今各持節使一路於是勉  
齋宰木已拱予方以格為縣因萊君雲叟出示勉齋遺墨  
感歲月之逾邁悼耆舊之零落為之慨然初勉齋名重一

世門人高弟甚衆既歿守師說不畔者士大夫中惟陳  
漳州趙荆門士人中惟雲叟一人耳然則雲叟尤可重也

王秘監合齋集

義理至伊洛文字至永嘉無餘蘊矣止齋水心諸名人之  
作皆以窮巧極麗擅天下合齋之文獨古澹平粹不待窮  
巧極麗亦擅天下自止齋水心一輩人皆尊事之猶袁郭  
之稱黃憲嵇阮之伏山濤也蓋其言議風旨有在于文字  
之外者矣

宋母墓表

趙昌父作  
宋自遷母

真陳所跋蓋聞而知之若余者嘗登母之堂忝為令子之友見而知之者也凡章泉翁所載字字不誣

### 陸氏墓誌

陸夫人之賢略似余妻世間悍婦不死乃使二婦死耶覽卷悽然系以小詩一夕死生異百年甘苦同孤身操井臼愁殺老梁鴻

### 宋自適詩

年來鳴者皆瘖大宋獨啾啾不已天公恠兩鳥各捉一處因可不懼哉

### 灌園蘇翁事蹟

高皇御極張趙並相南渡極盛時也弓旌所至巖穴一空蘇翁為當軸故人乃深自晦匿如此方知巢由不為差事

### 李耘子所藏其兄公晦詩評

昔韓歐二公病六朝五季文體卑弱於是各為一家之言以變之不獨一時學者從風而靡向使徐庾揚劉諸人及與二公同時亦必北面豎降矣今舉世病晚唐詩猶韓歐遺意也然徒病之而無以變之苛於評而謙於教獨何歎蓋公晦及穎叔論近人之詩詳矣竊意公晦所謂冲澹淳

古之趣類叔所謂和樂之音可以變可以教而余偶未之見也君其為余訪焉

輝上人携其友所作獨求跋

學佛者以師為父以父為俗父輝上人俗父臨終作偈擲筆長往若大寺長老辭世然囿乎方之內而能遊乎方之外者也輝既學佛而彈琴有履霜之聲焉哦詩有蓼莪之哀焉遊乎方之外而未嘗離乎方之內者也其父子皆豪傑過人矣

陳戶曹詩卷

戶曹陳君示詩一卷清麗調暢有承平公子富貴之氣加之以年賀方回晏叔原不難至也雖然詩之內等級尚多詩之外義理無窮先民有言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前輩亦云願郎君損有餘之才補不足之德君粹然佳子弟非不足於德者余恐其為藝所掩也故微致磋切之義焉

李耘子詩卷

唐世以詩賦設科然去取予奪一決於詩故唐人詩工而賦拙湘靈鼓瑟精衛填海之類雖小小皆含意義有五回曾鞏之不能道本朝亦以詩賦設科然去取予奪一決於



賦故本朝賦工而詩拙今之律賦往往造微入神溫飛卿李義山之徒未必能髣髴也耘叟為今之士應今之科目盍亦先留意於主司之所以去取予奪者乎余識耘叟累年未見其它文而屢得其詩因其赴舉祝之曰使耘叟之賦如詩今秋歌鹿鳴來春冠南宮非子其誰

### 吳孝子傳

清湘林別駕為余言延陵吳君若鳳既葬父母寢苫不去余聞而異之別駕曰未也葬之夕哀號而於菟避廬之所感格而甘露降余尤異焉別駕又示余以吳孝子傳蓋若

鳳之鼻祖也噫有自來矣自孝廉科廢然稽之令甲微有酒餼之賜大有門閭之旌夫孝子未嘗蘄人之知而國家之於孝子自不容已如此豈非以其為倫紀風俗之所繫歟若鳳既不自言郡縣又未必知別駕與余皆退閑無力雖知之不能為吳君重也姑書此於孝子傳之後

### 張季文卷

盱江張季之文世未有知之者西山先生始稱其以清峻之辭寓幽遠之味讀季所作益信西山之善評然文字不可逼清也過清則肖乎癯仁義之人其言藹如未嘗癯也

不可過峻過峻則立於獨德不孤必有隣未嘗獨也清峻  
不已其幽必至於絕物其遠必至於遁世季有親有同產  
資季以活者將持此文安歸乎西山欲推季入山林故其  
論高余欲季向場屋故其論卑它日呈示西山必發一笑

章援致平與坡公書

邢和叔有居實章子厚有致平皆不能諫乃翁之失信乎  
人之勇於為不為善者雖父子之間不能迴也蘇章本布  
衣子厚當國乃竄坡公於海南及子厚謫雷坡公書云聞  
丞相高年寓迹海隅此情可知且勸其養丹儲藥君子無

纖毫之過而小人怨忮必致之死小人不負邱山之罪而君  
子哀憐猶欲其生此小人君子用心之所以不同歟致平  
在當時諸家子弟中尤豪俊然知愛其父而不知斯立叔  
黨之徒各愛其父知海康風土之惡而不知嶺南風土有  
惡於海康又者可悲也

西山贈日者郭公序

異哉郭生之論命也其言曰嗜潔惡濁金與水實為之至  
哉西山之言性也曰使余命不值金水好惡可易置乎推  
郭生之言是命之值火者必暴值土者必貪克桀舜跖

皆命使然而性善之論廢矣豈不可懼哉郭生試以西山  
之言精求而之不獨技進而道亦進藝成而德亦成矣

### 蘇子美帖

王文康公坐萊公貶蘇子美坐祁公廢二人皆為婦翁所  
累然文康卒至將相子美未嘗復死有命也夫帖尾託人  
相花字似是通人之一蔽

### 東坡與歐陽棐帖

此帖當在未下臺獄時述古陳公密學純父巨源錢孫兩  
內相也叔此時豈預知季定輩將鞠詩案乎昔虞卿解相

印與魏齊俱亡魏其寧失侯不使灌夫獨死坡公之貶嘗  
與倡和之人不過贖銅而人情觀望不敢往還如此世變  
日下而世故亦可畏矣為之太息

### 米元章焦山銘

米老此銘不獨筆法超詣文亦清拔想見揮毫時神遊八  
極眼空四海

### 閩王帖

王氏既改元自尊然猶為僧寺押帖前稱長樂府印以長  
樂府印四字為文而其末乃自稱國主其淺陋不經如此

頃見方孚若云吳曦既僭以隨軍轉運安公為丞相長史以廳為殿一日坐殿罷長史退至廊角有吏持啓目送議事不坐五百——安公笑曰古今豈有這樣官家後在長沙為孚若道其事猶絕倒一千年後當與此帖同編入笑林矣

### 東坡墨蹟

王右丞携孟浩然入禁中蘇公亦携李端叔詩卷至玉堂前輩欲成就士子聲名類如此然孟竟以不才明主棄之句忤明皇意放還山端叔雖仕至尚書郎晚節落泊甚矣

詩雖工如命何

### 楊補之墨梅

予少時有落梅詩為李定舒宣輩箋註幾陷罪罟後見梅花輒怕見畫梅花亦怕然不能不為補之作跋小兒觀儼又愛又怕予於梅花亦然

### 惠崇小景

王介甫於聲色貨利泊如也獨喜觀畫如惠崇者尤為稱獎同時僧居寧善作草蟲介甫亦有五言予之竊意介甫姑借此以發其詩非必真喜畫也

趙大年小景

大年冒次瀟灑故見於筆端如此豈睦親口官中終日騎木馬放鶉鴿者所能為哉

東坡辭承旨乞郡奏藁

蘇程二公在朝不獨為當時小人所忌蓋攻蘇公者朱公投賈明叔也攻程公者劉莘老器之孔經文也按是時群小比肩散地蓄忿伺鄰元氣壯而後可以杜外邪衆賢和而後可以制群小不易之論也而諸公不悟各尊其師各私其黨日有紛紛不待章蔡復用諸賢固已自相攻擊而去矣想見蘇程爭時呂吉甫輩必相與拊掌竊笑後之君子謹無為吉甫輩所笑哉

李伯時羅漢

前世名畫如顧陸吳道子輩皆不能不着色故例以丹青二字目畫家至龍眠始掃去粉黛沒毫輕墨高雅超詣譬如幽人勝士褐衣草履居然簡遠固不假袞繡蟬冕為重也烏虜亦可謂天下之絕藝矣

恭跋 欽宗皇帝宸翰

醜恭惟靖康皇帝之英儼英勤忠定李公之忠義奮發

卧薪嘗膽鞠躬盡力而不能抹中原之蕩覆豈非所謂天  
方授楚者耶迺今守緒自焚兀顏無種在天威靈亦足以  
少慰矣

恭跋 高宗皇帝親征詔

臣恭覽 高宗皇帝此詔然後知紹興戊午所謂和議者  
非出 聖意也烏虜秦檜之罪可勝誅哉

李賈縣尉詩卷

友山詩攻苦鍛鍊而成思深而語清律體師島合樂府擬  
籍建其言曰詩道至唐猶存又曰僕亦學唐者豈惟學唐

殆逼唐矣然謂詩至唐猶存則可謂講至唐而止則不可  
本朝詩自有高手李杜唐之集大成者也梅陸本朝之集  
大成者也學唐而不本李杜學本朝而不由梅陸是猶喜  
蓬戶之容膝而不知有建章千門之鉅麗愛葉舟之掀浪  
而不知有龍驤萬斛之負載也念昔奉教於先大君子友  
山時方卅角後二十年余益衰益惰而友山新有詩名感  
耆舊之無幾歎英妙之可畏輒題卷尾而歸之

徐寶之貢士詩

徐君詩如炊熟風飄動吟歸雪硯枯如畫日飛花急隔溪

芳草深皆鍛鍊精到而卷中不能皆然昔人有刻玉為楮  
葉三年而成或笑之曰使造化之生物如是則物之有葉  
者少矣君詩以溫李為師故工惟工故少少非詩病也寫  
物易生<sup>物</sup>難耳余方有公事而君歸甚遽尚有欲言者且  
止

### 仲弟詩

昔梅聖俞日課一詩余為方字若作行狀其家以陸放翁  
手錄詩藁一卷潤筆題其前云七月十一日至九月二十  
九日計七十八日得詩百首陸之日課尤勤於梅二公豈

貪多哉藝之熟者必精理勢然也無競弟手斲千詩而好  
之未幾繹其言咀其味以質勝綺以雅繼哇以靜治躁高  
處徃徃無蹊迹可尋不繩削而合可謂至精至熟者矣余  
少亦酷嗜後廢不為且二十年悲夫同奕也有不勝其耦  
焉有百戰百勝焉同射也有不至於毅焉有百發百中焉  
余日衰日惰不勝其耦不至於毅久矣弟其益勉之使世  
之同業者皆相推伏曰奕秋通國之善奕又曰天下之射  
惟羿愈已余雖憶其憑軾寓日鼓旗助噪不亦平生之一  
快乎

單父趙氏事實為趙小坡作

趙氏自僖質公以重厚輔先朝康廬二牧以忠赤死敵難其家繇單父僑臨川繇天聖至嘉熙更二百年傳七世而偉人名士層出迭起約而在下者泊然自守有理義之樂達而居上者侃然正色以名節自任南北有離合而門風如一日仕止有顯晦而家法無二軌懿乎哉蓋立家難承家尤難西平有子非有子也能濟美矣邠鑿無孫非無孫也不能傳忠也權臯以德輿著甄濟逢以顯暮忠唐史臣喜風烈之似或附曹先儒發嗣守之歎豈非繼志述事象賢元宗以大節不以它美歟傳曰沒而不朽趙氏之先正有焉詩曰是以似之趙氏之後裔有裔焉

梅谷集

余昔為建陽令友人方德潤以書稱崇安范君之賢余為賦梅谷詞後十餘年識范君于樵川始見所謂梅谷集者夫梅天下之清物也在人品中惟伯夷可比西湖處士亦其亞焉世人皆欲與梅為友竊意梅之為性取友必端非其人而強納交梅將以為浼已也余與德潤方為逐客而范君尚諄諄求余語不已其嗜好之異如此庶幾可與梅



為友者耶

黃慥詩

詩比他文最難工非功專氣全者不能名家余觀他人詩及以身驗之良然頃遊江淮幕府年壯氣盛建業又有六朝陳迹詩料滿目而余方為書檄所困留一年閱十月得詩僅有二十餘首及出幕奉南岳祠未兩考得詩三百非曰技進身閑而功專爾俄復起家涉世事之觸發于心詩之鬱積于腹者愈多然已避諱持戒十餘年間一句一字不敢出吻非曰才盡膽薄而氣索矣子實詩多在淮蜀時

所作時邊事益急于實內筦嚴君機密外參主公計謀乃有餘力及此事固已奇矣出蜀未幾橫遭口語子實一不懲艾益放於詩機軸老成音節頓挫處煩碎而功專經憂患而氣全豈非名公之才子吾輩之畏友歟

黃慥文卷

始余為玉牒所主簿今禮部游尚書為鄉暇日為余言侍郎黃公鎮蜀既經畫其大者而應酬群碎動中機會所與四路監司帥守下至郡縣鎮戍小官書疏獎勵督勉隨物賦形隻字半簡人爭藏去為珍往往皆出內幕手由是子

實俊聲滿坤維後余攝吏部郎故樞密魏公方薰領天官  
每喜稱子實與游公無異余及與侍郎公同幕識子實少  
時不知別後精進如此嘉熙丁酉始得子實四六一帙讀  
之多乎哉如大賈居貨無窘急之態如名醫蓄藥有倉卒  
之備宏放鉅麗出奇不窮使之草露布裁詔書于公異封  
教之流當退避三舍矣蜀士諉子實毀譽多失真惟魏遊  
二公言最可信

王元度詩

詩貴清輕惡重濁王君詩如人鍊形跳出頂門極天下之  
輕如人絕粒不食煙火極天下之清殆欲遺萬事而求其  
內離一世而立於獨矣雖然古詩如人倫刑政之大烏獸  
草木之微莫不該備非必遺事也考槃於君小弁於親惓  
惓而不忍舍非必離世也君為梅溪先生諸孫門戶傳付  
之重家庭責望之厚方當出而鳴國家盛烏得為是往而  
不返者哉它日寄我續集當別為君下語

劉叔安感秋八詞

長短句昉於唐盛於本朝余評嘗之耆鄉有教坊丁大使  
意態美成頗偷古句溫李諸人困於捋撻近歲放翁稼軒

一掃纖豔不事斧鑿高則高矣但時時掉書袋要是一癖  
叔安劉君落筆妙天下間為樂府麗不至褻新不犯陳借  
花卉以發騷人墨客之豪託閨怨以寓放臣逐子之感周  
柳辛陸之能事庶乎其兼之矣然詞家有長腔有短闕坡  
公戚氏等作以長而工也唐人憶秦娥之詞曰西風殘照  
漢家陵闕清平樂之詞曰夜夜常留半被待君魂夢歸來  
以短而工也余見叔安之似坡公者矣未見其似唐人者  
叔安當為余盡發秘藏毋若李衛公兵法妙處不以教人  
也

## 二李易說

李君昆仲以擬進易解示余昔夫子五十而學易二君年  
甚少有科舉之累迺能用功於易為之義疏豈非所謂後  
生可畏者歟余聞先賢著書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史記  
初成亦自言藏之名山蓋書以善而傳不以進而傳也二  
君其益懋所學珍秘此書它日朝廷命有司給筆札遣掌  
故傳受出之未晚

一掃纖豔不事斧鑿高則高矣但時時掉書袋要是一癖  
叔安劉君落筆妙天下間為樂府麗不至褻新不犯陳借  
花卉以發騷人墨客之豪託閨怨以寓放臣逐子之感周  
柳辛陸之能事庶乎其兼之矣然詞家有長腔有短闌坡  
公戚氏等作以長而工也唐人憶秦娥之詞曰西風殘照  
漢家陵闕清平樂之詞曰夜夜常留半被待君魂夢歸來  
以短而工也余見叔安之似坡公者矣未見其似唐人者  
叔安當為余盡發秘藏毋若李衛公兵法妙處不以教人  
也

## 二李易說

李君昆仲以擬進易解示余昔夫子五十而學易二君年  
甚少有科舉之累迺能用功於易為之義疏豈非所謂後  
生可畏者歟余聞先賢著書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史記  
初成亦自言藏之名山蓋書以善而傳不以進而傳也二  
君其益懋所學珍秘此書它日朝廷命有司給筆札遣掌  
故傳受出之未晚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

題跋

傅自得文卷

日余出守宜春行盱撫亂山中寒盛大雪人跡既絕鳥影亦稀有一士獨載贄追余閱其姓名城南傅生自得也踐雪潭行二百餘里矣余竊恠生求余之急如此豈有謁哉坐而叩之無他說袖文一卷靳余商榷而已余忍笑曰甚哉生之适也然絕竒其人又竒其文後余斥居田里世所僂笑以為狂人戶外無屐几案上無故舊書生復勤勤寄

聲其求余之急猶前日也生之迂不愈甚乎夫人皆為文  
文不能皆竒俗學室之俗慮汨之耳迂則不俗不俗則竒  
非極天下之迂不能極天下之竒生其懋焉或曰今人主  
之文主於通用不主於竒何也曰非惡夫竒也惡夫人之  
迂者去富貴利達常遠而去澹泊枯槁常近  
擇鳥  
生族父泳之余友也故生諸文皆有泳之之風泳之不可  
復見因書以貽生善為之汝伯

林去華省題詩

古詩有以一句擅名者土池塘生春草黃

之類

是也有以一聯擅名者微雲浚河漢

嶺橋荒

辭合空院落花深之類是也有以結句擅名者曲終人不  
見江上數峯青何慙刺客傳不著報讐名之類是也蓋一  
篇之內不能皆工僅得十字焉十字又不能皆工僅得五  
字焉至於一篇皆工不多見也雖郎士元錢起所作皆然  
林君去華省題詩二百首多乎哉然多非難也多而工難  
也或曰去華它文皆工奈何獨以五言六韻行世乎余曰  
去華六館名士使其早達去而廣栢梁黃鸝之歌和薰風  
微涼之句久矣是體也惟其老於頽挫故多惟其久於鍛

鍊故工雖以此行世可也昔無咎補之江南高士試南宮以八陣圖為題補之警睽云陳迹千年在斯人萬古無同按之士有用之擢上第補之迄不偶詩雖工去華勉之安知暗中無摸索曹劉沈謝者存焉

### 呂炎樂府

唐唯李賀樂府最工張籍王建輩皆出其下然全集不刪冊世傳賀中表有妬賀才名者投其集溷中世者極少余竊意不然天地間尤物且不多乎使賀集不遭投溷之厄必不能一一如今所傳疑賀手自詮擇者

幼而學之老矣無因止不復為建陽

呂君爰示余樂府三十首幾富於賀集矣余甚駭之夫開拓使之多余之駭已如此若歛縮使之少其駭余特未已也君尚勉之

### 安溪縣義規約

役法更君實介甫一番爭辯講之無餘蘊矣今天下皆行熙豐條貫獨海外四州猶用元祐之舊民亦便之豈差募均有利害耶義役法後出最善余最寧建陽境內都九十七耆一百八義役居四之一它不能皆然亦有始於義而

終於訟者內某鄉某都率數歲闕役人郡守丞與常平使  
者迭差不能定復下之縣余鈞攷隱匿參酌律令定其當  
差而猶不受令則為之喟然判其牘曰使人情畏役如此  
為官吏者可以自反矣稍久邑人頗相孚徃徃有踵縣門  
求給未記者詰之曰何前傲而後順也則翼謝曰自明府  
下車吾輩不識迨昏也引判少也誅求絕也檢驗無大費  
也吾願及明府未去受役焉於是向之不能定者皆定雖  
竊自喜然迄余去不能使一邑皆為義役亦美自事安溪  
邑小民貧百錢之產不免於役常以四戶充一歲限滿而

皆破矣故安溪之民尤畏役會朝家修義役法太守侍郎  
趙公下之屬邑明府趙侯崇粟始創義規十八都十六里  
里相勸從之寓公余使君首助以田從而助穀者四千斛  
民爭受役訟源永息惻隱發於寸心仁遜興於一國三君  
子可謂賢也已初侍郎公赴鎮余為言明府佳士有志於  
為善者然猶未知其材敏如是蓋余三年不克為者明府  
年歲之頃詣諉笑為之其可敬也夫抑可愧也夫

表第方遇詩、

南昌徐君德夫為方遇時父作詩評其論甚高蓋今之為



詩者尚語而德夫尚意尚巧而德夫尚拙矣德夫之論考時父之詩往往意勝於語拙多於巧時父可謂善為詩而德夫可謂善評詩矣抑余願有獻焉世所以寶貴古器物者非直以其古也余嘗見人家藏擊缶鼎洗之屬凡出於周漢以前者其質極輕其範鑄極精其款識極高簡其模擬物象殆類神鬼所為此其所以貴也苟質範無取款識不合徒取其風日剝裂苔蘚模糊者而寶貴之是土鼓瓦釜得與清廟明鐘磬並陳也時父勉之使語意俱到巧拙相參它日必為大作者而不為小小家數矣時父余表弟

也初見於臨川余年十七時父十三後見於福唐於臨安於莆每見顏髮益蒼老時父猶未脫場屋余仕亦連蹇方乘傳遵海而南老兄弟臨別握手商論間宜各有以康窮乏而蘇困厄者今通夕參語乃是一段冷淡生活然則余二人之窮非不幸也

趙司令楷詩卷

昔曹氏父子以翰墨稱雄於建安黃初之間孟德之詩曰周公吐哺天下歸心是以周公自擬也子建之詩曰願我賢主人克符周公業是以周公擬其父也夫德義不足而

直以雄心霸氣陵踐一世誰其聽之司令趙侯席旂常鍾鼎之貴而自牧如窶人子示余詩卷用事屬辭欲追昔人方其隆盛烜赫於功名之際謙謙不敢當及其遷徙流落於君親之義惓惓不忍忘余聞湖湘之士皆嘗聞五峯南軒之遺風緒論意侯所學蓋有在於詩之外者侯其勉之

趙司令楷沙市辨誣

昔人云三世為將道家所忌為其多殺也余謂不然不有所殺不能有所活太公封營邱子孫與周相終始郭汾陽百戰門戶貴盛家屬三千口豈非拯民於水火再造唐室所全活者衆歟司令趙侯示余沙市辨誣之書余竊以為古者不以一青廢士侯方盛年它日秉旄授鉞先謀後戰所殺其者少所活者多雖世世為將可也何三世之忌哉新善可紀則前誣不必辨矣

董明府叔宏溪庄圖詠

余所居門前鄰地極目兀庠濕沙磔草棘聚焉故老相傳云金鳳池舊址也由池而北至官道地稍高是為後村余少時欲疏鑿其庠者復池之舊而培築其高者為書堂復齋陳公為書金鳳池三字北山陳公為書後村精舍四字

楷篆極妙藏之篋中久矣然其地屬數家不可合余官不  
遂至端平丙申地始合余遂於朝始役三百夫而池成始  
揭復齋舊扁會除袁守謂書堂可成至郡數月坐前論事  
斥歸不能挿一椽施一鏹北山所書之扁蛛網蟲蝕之矣  
二陳公墓木已拱余亦益老未知書堂成在何日嗟夫若  
余所謂池與書堂在貴家視之猶盆池馬廐耳而余周旋  
斯世三十餘年常有是心而無是力故每見人家園池  
館則健羨之永福明府董君叔宏示余溪庄圖詠凡余心  
所欲為而不能為者皆在明府圖詠中矣力足以克其心

一可羨也景物足以稱其池館二可羨也賦詠足以寫其  
景物三可羨也因書其事附於兩侍郎親筆之後

唐察院文藁

所貴乎士大夫者學問也操守也議論也王金陵捨周孔  
而設管商是素學可改也林希邢恕始賢終佞是素守可  
改也蔡巖以魏徵方了翁晚欲殺之以滅口張商英以周  
公方馬呂後建追貶之議是素論可改也悲夫內無定見  
外無定力利欲之所誘怵世故之所驅使有亟改者有漸  
改者有終身屢改而未已者余行天下見此多矣御史唐

公論著若干卷平生單辭隻字粗言細語備焉它人扁鐫  
覆藏不可示子孫者公悉錄以傳後曰策論曰師友問答  
曰奏議曰賦詠日記序曰書牘自太學生至為御史自吳  
尉至為方伯連率一學問也一操守也一議論也余少從  
公遊凡公一話一言昔親矣於三十年之前今扣擊於三  
十年之後如律令如符券未嘗少差前輩謂龔彥和為玉  
界尺余於公亦云

### 唐察院判案

自義理之學興士大夫研深尋微之功不愧先儒然施之  
政事其合者寡矣夫理精事粗能其精者顧不能其粗者  
何歟是殆以雅流自居而不屑俗事爾御史唐公則不然  
方其與朋友講學也一字之差一義之疑反復論辨累數  
千言及其為百姓決訟也察見情偽出入條令罵訟之人  
皆駭伏舞文之吏不能變可謂本末具舉精粗無間者矣  
昔歐公累歷大府尹開封皆有治聲基於令夷陵閱舊牘  
之時唐公漕江左帥南海見謂吏師兆於尉吳門與常平  
使者爭競之日舊牘且閱况生事乎使者不能脅况豪右  
乎不卑小官所以宜高位也不鄙俗事所以全雅道也卷

中如妾母得主財如質鬻共業須同籍人僉圓乃成券余  
白首州縣之所未講覽之喟然嘆曰仕者當寫一通置之  
座右

許介之詩卷

本朝起遺逸之士惟神放常秩徑拜臺諫侍從河南監司  
薦邵康節僅除潁川推官張樂全歐陽公薦老泉止得霸  
州文安縣主簿雖曰愛惜名器然尺度亦太嚴矣端嘉以  
來中外多故天子稍越拘擥拔士余所識如江西曾無疑  
金華杜叔高九華葉子真衡陽許介之相繼聘召無疑叔

高入館子真介之但為諸侯客是數君子皆老於文學而  
介之尤磊落尚奇節有南渡右丞之風昔黏罕長驅舉國  
退避獨右丞與李伯紀丞相慨然欲當其鋒天下至今悲  
其壯志今狄難日深左衽之憂近在目睫荆湖遂為次邊  
介之既謀元帥軍士當合故楚之奇材劍客被髮纓冠而  
圖之上以保城郭封疆下以衛鄉井顧方築堂聚徒講學  
纂言若處安平無事之世豈其外示閑暇內有規畫人所  
不知耶抑才大位卑姑自放於翰墨耶國家之待介之雖  
不及神常二處士然比邵蘇蓋優之矣介之其益以忠義

自勉它日功成需人作凱歌露布僕雖老矣尚堪執筆

文章正宗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遺書曰西山讀書記曰諸老集略者網日常篇帙多其間或未脫藁曰文章正宗者最為全書既成以授湯中仲能漢伯紀某與焉晚使嶺外與常平使者李鑑汝明協力鋟梓以淑後學是書行選粹而下皆可束之高閣猶恨南中無監書而二湯在遠不及精校也

趙明翁詩藁

昔孤山居士有摘句圖詠蓋自擇其平生警句行於世嘉熙戊戌余嘗為明翁序詩後四年明翁更示近作乃錄集中警句於後五言云風霜先遠客天地獨扁舟似老杜巧須出天造清欲與秋爭似孟郊山寒梅意峭林茂鳥聲深似張祐笠戴天童雨鞋穿雪竇秋似劉夢得烏殘桃見核蕊蠹葉留痕似林逋七言多景樓云江連淮海東南勝山出金焦左右青岳陽樓云左右江湖同浩蕩東西日月連沉浮似許渾徑有泉流安得暑亭因風掃自無塵鋤草就平眠鹿地芟松勿損掛猿枝似張籍王建墨湧清池聚科斗雪明碧嶂過春鉏殆天然着色畫水田白鷺夏木黃鸝

之句無以加也余與明翁皆嗜詩者然明翁失臺郎而歸其詩愈奇余啣使旨而出不復有一字半句閑忙之效如此因讀明翁絕句有云留取蒲萄浮大白肯將容易博涼州歎其高標卓識為之爽然自失嗟夫余衰矣憊矣俗甚矣不足與明翁上下其論矣會當箋丹悃於公朝返初服於後村深淪塵襟抽發帶秘思庶幾有以答明翁之貺

泉州歲賜宗室度牒

聖旨跋語代西山作

臣恭惟陛下嗣服以來明目達聰四方利病皆得條奏臣所領州實宗正分治之所先朝歲賜祠牒以助廩稍後

不復賜尚責之郡民力殫而根本不暇恤吏才竭而智巧無所施宗室俸為之也臣愚謹上其事尚書請復歲賜以紓衆民詔與其半其年上始親政復可前奏歲賜百牒如紹興故事七宮數千口之聚莫不歡呼抃舞稽首北闕祝聖人壽又以知始利不予柄臣之為今應如魯英主之斷甚盛舉也頃自外郎屬籍日增祿賜不貲券旁積山議者病之或笑為濫焉書曰九族既睦美其均也詩曰則百斯男贊其盛也昔也美其均而贊其盛今也議其濫而病其多乎夫廩祿供億有司之小費本支蕃衍國家之大慶

陛下敷明洞照必有見於此於矣臣叨恩假手敬刻聖  
旨於石以示萬世

鄭樞密與族子仲度詩

凡人矯飾於外無所不至唯閨門親族之間可以觀真情  
焉昔陶成公之母遺其子書曰汝為吏以官物餉吾非惟  
不益反教增吾憂教以廉也淵明遣一力助其子曰此亦  
人子可善遇之勉以恕也觀樞相鄭公送其族子雱都明  
府詩始於律已終於愛民可謂賢父兄矣明府能佩服此  
言勿至失墜可謂佳子弟矣

嚴某和坡詩

自歐公有教子出一頭之論至今二百年無敢以文字敵  
坡公者豈真不可敵耶往往為盛名所壓望風屈膝爾三  
山嚴君盡和坡詩不少謙下其真可敵者耶孟子曰舍豈  
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竊意嚴君才氣亦然

陳教授杜詩補註

杜氏左傳李氏文選顏氏班史趙氏杜詩幾於無可恨矣  
然一說孤行百家盡掃讀世俗隨聲接響者之過善觀書  
者不然郡博士陳君禹錫示余杜詩補註單字半句必穿



穴所本又善原杜詩之意趙註未善不苟同矣舊註已善  
不輕廢也第詩人之言或一時感觸或信筆漫興世代既  
遠雲過電滅不容追詰若字字引出處句句箋意義殆類  
圖象罔而雕虛空矣予謂果欲律以經典裁以義理雖杜  
語意未安蓋亦商榷况趙乎禹錫勉之母為萬丈光激所  
眩也

### 贈楊醫

醫以多愈疾為良所愈尤多為尤良扁鵲傳僅載三事太  
倉公傳二十二事華佗傳十六事就此諸事中有立愈者  
焉有尅期而愈者焉有遂不愈者焉三醫皆神人止能治  
可治者世醫乃云能治不可治者余未之信也楊生自長  
溪來蕭蕭無醫以生為良病家爭遣輿馬輦錢帛迎致生  
不以醫道之行為喜而以未聞長者之教為恨余空空無  
以教生願生益修方多活人余當屢書不一書以俟傳方  
技者採焉雖然前語三醫事殊未竟扁鵲以技高為秦太  
醫令李醜所殺倉公或不為人活病家怨之果中以法賴  
少女緹縈抹免華佗恃能曹操累書呼不至斃操手名盛而  
翫速術工而身危此亦生所當知也方紫微欲為生痛下一

劑余曰一劑未也宜併兩劑為一生嬰然起拜曰敬受教

### 何伸詩

桓溫位窮將相權震人主而孟嘉但日以老兵王述亦曰兵何可與女王尼護軍府養馬平爾胡母輔之諸名士持羊酒就馬廐下與尼飲不見護軍而去蓋兵而佳士也而不佳兵也古人位置人物如此然則何伸之詩其可以兵廢耶嘉熙戊戌中秋書以付其子謙

### 孟公親書艾軒神道碑後

平園晚作益自磨礪然敬語終是洗滌詞科氣習不盡惟艾軒誌銘極簡嚴有古意今詞堂本乃復齋陳公所書而平園真蹟藏外孫方之秦嚴仲家嚴仲他日有佳石當併平園小楷刻之祠中

### 趙公綱摘藁

龍溪二趙一出處處者遊世元悶終其身不改琴張曾哲之流也出者難進易退終其身不屈下惠少連之所愧也余不及識二君長君之子阜為福清主簿示余家集其言曠達而切情簡淡而詣理縱不踰矩者也戲不為謔者也自昔名士鮮不為詩酒所浣劉阮敗德嵇謝定身禮法

之士或羞稱之君獨為復齋陳公所許豈非觴詠君之寓言而名教君之寶踐歟君既歿少君所立尤高主簿亦清苦有二君之風

方實孫樂府

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艱辛半山語也樂府妙處要不出此二句世人極力模擬但見其尋常而容易者未見其奇崛而艱辛者方君端仲年事富筆力健取古人難題軼事斷成數十百篇激昂蹈厲流出骨髓亦可謂之快士矣昔之名家惟張籍王建李賀然唐人於籍云業文三十年春於建云白頭王建在以齒宿而工也賀母憂賀嘔出心肝以思苦而傳也君他日益老蒼益刻苦語出驚人如半山所云則此編目以別集可矣

方實孫詠史詩

方君實孫示余詠史詩一編連日春陰小窓尤闇余目昏苦君字小不能徧閱信手開一帙見其詠卓氏之什而有感焉蓋文君之奔也王孫大怒及見壻其乘駟馬車則又大喜坡公固嘗鄙之為暴富遷虜矣今方君更引大使敦不覲君王后事抑此揚彼其論尤健烏虜奔而為后猶得

罪於父如此况若文君之瑣瑣者哉學者以此持身必為  
修士仕者以此事君必為端人余謂君尚論古人不必求  
奇但以此篇意義為準的不中不遠矣然前輩詠史皆簡  
切可諷味今累百言押十韻失之繁蕪而小之乃善

### 南溪詩

故丞相餘干趙公當國天下所謂君子者皆聚本朝其遊  
於門延於塾者亦極一時之選南溪先生其人也忠定諸  
子師焉家事咨焉先生當趙公盛時絕口無自媒之言及  
趙公去時事變門下客類掃迹避禍惟先慷慨悲憤往往

發於詩文同其憂患而不同其富貴可謂特立獨行之士  
矣某先友林欽井伯亦趙公客也每言先生雖終身隱約  
然刻意教子手抄慶歷四諫奏議授之子後貴顯是為給  
事公編歷臺院果如先生所期給事出帥番禺出詩一編  
示某曰吾先人之作也某袖歸熟讀竊以為先生詩兼衆  
體歌布行置起結彷彿少陵明妃曲卒章致意於烏孫兩  
公主先王姬後宮嬪實前人所未發題山谷書范滂傳借  
漢事痛黨禍尤當時所難言古體若槁而澤若質而綺秋  
花云挹香不盈懷餐英沒無味又云向來紅與紫隨流去

如雲雖有故枝在葉落何紛紛幽閑微婉有無窮之味殆  
先生自况也唐律屬辭如諧樂用事如破的一字不可易  
置其體清音堂云賦詩總刻畫語墮渺茫間前輩謂淵明  
不為詩寫其胸中之妙爾先生有焉某聞先生所著非一  
書方將從給事公端拜求觀而被命出領解印之期甚迫  
傳業之心不遂姑識所見所聞於先生詩卷之後生先生  
名簡字某番易人井伯丈名成季莆人艾軒猶子

丙李監簿墓誌用之之父

真文忠公誌監簿李公之墓詳書略他美惜公之言未

行而於公之子有望昔仲尼稱臧孫之有後左氏錄狐突  
之教子此書法也亦心印也至端平初文忠帥閩余忝議  
議慎御史公方需次績溪令應詔上封附驛置以聞余見  
其藁視監簿公嘉定所言有進無退於是文忠之言始驗  
迄嘉熙中余與友人方德潤皆坐論事斥居田里每共讀  
邵吏所傳臺中章奏其間有格言精論老謀碩畫雖不著  
姓余二人輒能辨之曰必李御史之筆也問之果然於是  
文忠之言益驗夫江從嶠冢河出崑崙御史以監簿為父  
文忠為師淵源所漸遠矣

西山與李用之書

右西山先生與洞齋李公問答一卷當先生自禮侍免歸也流言方灌後禍叵測道遇某尚書被召謁之其人辭以疾不出見某舍人先生故吏也入都不敢由浦城迂途取上饒而西且天子初無怒先生意其所交遊萬無連生之理而人情過於避就如如此洞齋乃於是時從先生講學質疑執弟子禮後先生召歸亦不翁翁趨附方以格領縣令先生殄瘁宰木已拱門人或更名它師洞齋顧收拾其寸簡隻字如襲珠璧彼貴則合賤則離死而遂背之者聞風宜少愧矣

西山與邱宣義書

以先生數帖考之邱府君可謂長者矣雙薦又能廣乃祖之陰陽寶先賢之遺墨可謂長者子矣懼軒題後甲辰冬至日

林氏瑞雲圖

噓而族雲之常也不噓而雲非常也根而生木之常也不根而木非常也非常者為瑞林氏子光世既合葬其先夫人於滄溪瞻其麓有五色雲焉劇其土得鄉山焉余見其繪事質於里人而信識者以為林氏將興之符自君伯祖舍人忤蔡太師不大用祖制定抗節死虜中百年門戶不

絕如綏興之者其在君乎君才而文頓挫場屋挾策干今  
樞密趙公於淮閩公喜而客之邊事小寧公自西府還寓  
里追服親喪君亦歸寔其母余以是知君賓主皆忠孝人  
也夫生養死葬子道之常然有牽於世故而不能遂其情  
者有奪於王事而不敢顧其私者自溫嶠狄仁傑之流千  
載而下莫湔此愧况其餘乎人能盡其常者而天畀之以  
其非常者理也故自昔甘露靈芝之類多見於純孝之邱  
墓而求忠臣者必於孝子之門林君勉之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

此卷不抄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單一

卷刻存全題跋

宋氏絕句詩

兩年前余選唐文及本朝七言絕句各得百篇五言絕句  
亦如之今鉸行於泉於建陽於臨安元白絕句最多白止  
取三二首元止取五言一首惟竇氏兄弟曰羣曰牟曰鞏  
所作極少然皆可存夫合兩朝六七百年間冥搜精擇僅  
四百首信矣絕句之難工也昔王筠自謂其家七葉文章  
人人有集由今觀之集惡乎在蓋詩之傳以工不以多也

絕如縷興之者其在君乎君才而文頓挫場屋挾策干今  
樞密趙公於淮閩公喜而客之邊事小寧公自西府還寓  
里迨服親喪君亦歸寔其母余以是知君賓主皆忠孝人  
也夫生養死葬子道之常然有牽於世故而不可遂其情  
者有奪於王事而不敢顧其私者自溫嶠狄仁傑之流千  
載而下莫湔此愧况其餘乎人能盡其常者而天畀之以  
其非常者理也故自昔甘露靈芝之類多見於純孝之邱  
墓而求忠臣者必於孝子之門林君勉之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

此卷不抄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單一

題跋

宋氏絕句詩

兩年前余選唐文及本朝七言絕句各得百篇五言絕句  
亦如之今鉅行於泉於建陽於臨安元白絕句最多白止  
取三二首元止取五言一首惟竇氏兄弟曰羣曰牟曰鞏  
所作極少然皆可存夫合兩朝六七百年間冥搜精擇僅  
四百首信矣絕句之難工也昔王筠自謂其家七葉文章  
人人有集由今觀之集惡乎在蓋詩之傳以工不以多也



金華宋吉甫祖子孫三世八人所作詩何翅萬首或者止  
摘取其絕句一百七十一篇行于世余謂竇氏之少足以  
勝王氏之多它日宋氏此篇必傳設者必曰後村眼毒

趙忠定公朱文公與林井伯帖

某為童子時受教於先友井伯林文初筮靖安主簿辱授  
印焉卷中諸帖皆嘗見後三十餘年復從君保陳君見  
之蓋先友宰上之木已拱而其家亦益落矣感今念昔不  
勝悲慨當乾淳間艾軒先生與忠定相君同館井伯文以  
艾軒猶子為忠定上客所交皆當世名人而於朱張呂三

君子尤厚忠定帖雖家事瑣碎亦謀焉文公帖如黨論之  
與大愚之貶衡陽之薨皆當時大變故士大夫掩耳不敢  
聞者文公獨諄諄然赴告於井伯文一太學生未脫常布  
而隱然任世道之隆替受諸老之付囑可不謂賢矣哉初  
餘干縣尹有憾於忠定謫命下祖昔人撼菜子元城故智  
張皇特甚井伯文適在吳中先馳罄書以報忠定賴以自  
安嗚呼使遇良史筆之豈減於陳仲弓郭有道哉昔太史  
公書傳楊惲蔡中郎書傳王粲韓吏部文傳李漢不必其  
家子孫也君保其善藏之

建陽馬揖菊譜

菊之名著於周官詠於詩騷植物中可方蘭桂人中惟靈均淵明似之後漢胡廣貴壽偶然爾乃托於菊水以自神糞土之評萬古不磨烏呼非廣之辱菊之辱也至忠獻韓公始有晚香之句膾炙人口近時菑禹崔公辭相印不拜自號菊坡俱為本朝佳話嗚呼非二公之榮菊之榮也建陽馬君譜得百種各為之詠其嗜好清絕可喜亦幸君未為人爵所縻林下趣專求獲與菊相周旋如知此未知君他日官達將為伯使乎抑為韓為崔乎將以榮是菊乎抑以辱是菊乎君其謹之勿使菊有遺憾

艾軒繳新除殿中侍御史書黃奏藁

近歲詞頭積壓朝士有供職累月啣書猶帶新除者惟一  
二紫官除書下舍人運筆如飛辭免下已詣閣門受告往  
往借王言以納諂慶元初某人除正言鄧舍人駟命辭末  
云固或勿良於言則有無疆之恤寓訓戒之意焉某人勃  
然謂其扶命令以箝制臺諫當時以鄧公為難今觀艾軒  
先生繳謝某殿中除目然後知先生之為尤難也首引宋  
敏求繳李定時事先生此舉真可以繼宋公然宋公去蘇

李二賢又以不奉詔去艾軒去它舍人遂急奉行是淳熙士風有愧於熙寧矣謝某不敢仇艾軒而某人敢怒鄧公是慶元士風有愧於淳熙矣前輩益遠覽峯慨然巖仲艾軒外孫也它日勉旃

朱文公與陳丞相書

文公上受 孝皇深知當時元老大臣多敬事公下為天下學者師尊唯不為時相王魯公所喜或言因按發唐台州而然夫為天下之宰當平其心顧以一鄉人芥蒂胷中文公與陳福公帖云除書朝下章劾夕聞者亦足以見其

不容於時之大意蓋曰主眷曰人望曰公論至此皆不足恃而相權亦可畏矣若夫<sup>上</sup>無人主之知次無元老大臣之助下無天下之譽又值王魯公輩當軸秉鈞止有山林一路可入別無它法林君善藏此帖非我輩人勿輕出

柯豈文詩

觀人言語可以驗其通塞郊島詩極天下之工亦極天下之窮方其苦吟也有先得上句經年始足下句者有斷數鬚而下一字者做成此一種文字其人雖欲不窮不可得也元白變其體求以諧俗茗坊酒壚徃徃傳送詩稍濫觴

矣然元至宰相白亦侍從余所謂通塞之驗非耶抱甕翁  
蓋嘉泰開禧間大詩人集中奇古刻深者本色人讀十過  
方解然生有高名歿不沾寸祿詩雖工何為者豈文頗趨  
平夷使人易曉或謂其與乃翁機軸相反余曰士一身之  
通塞六親之休戚繫焉使人人學郊島則詩人之家皆當  
咽於陵之李而食首陽之薇矣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豈惟  
辭哉余既哀抱甕翁之窮又將賀豈文之達矣

宋吉甫和陶詩

和陶自二蘇公始然士之生世鮮不以榮辱得喪撓敗其  
天真者淵明一生惟在彭澤八十餘日涉世故餘皆高枕  
北牕之日無榮惡乎辱無得惡乎喪此其所以為絕倡而  
寡和也二蘇公則不然方其得意也為執政為侍從及其  
失意也至下獄過嶺晚更憂患始有和陶之作二公雖憐  
憫於淵明未知淵明果印可否金華宋吉甫在其兄弟中  
天姿尤近道自少至老不出閭巷不干公卿有久幽不改  
之操未微論其詩若其人固可以和陶矣况讀之終卷寄  
妙指於篇中寓高情於筆下其詩亦不可及歟

卓君景福臨淳化集帖

自蔡公僊去里中書遂絕近歲二陳出焉崇清宜大字愈  
大愈奇復齋字可至二三尺而小楷行草端勁秀麗在崇  
清上寸紙流落人爭寶藏至今後生輩結字運筆十人中  
九作復齋體然復齋本學歐謂予曰少時實師九成宮記  
今五六十矣尚當向上作功夫豈必尚寄率更籀下耶所  
跋卓君臨淳化集帖凡一百十有五字老氣森嚴殆欲掃  
去歐虞褚薛而自為一家者卓君蓋其中表親授筆法今  
亦以能書名聞之奕家弟子必高師一着豈惟奕哉逸少  
衛夫人弟子也突過其師太令逸少子也與父齊名卓君  
勉稱復齋可作必有咄咄逼人之嘆矣

王實齋送林叢桂序

漢有孝廉科最近古于是郡國不興廉不舉孝者有罰其  
求之勤如此始也得王吉鮑宣之流其後濫觴及於孟德  
仲謀矣然必矯揉乃可得譽必考察乃可克賦唐以後諸  
科皆廢雖有曾閔不過旌門閭饋酒餼而已若夷與點則  
流為一區無所別異惟進士一科尤為世所貴重局能操  
筆不必矯揉無俟考察立取顯美林君孟芳甫冠擢第不  
以當世共貴重為喜而以前輩一不幸之語為憂請益於

實齋王公公勉以孝廉二字孟芳歸以示余余曰此子思  
子所謂夫婦之愚可行而聖人有所不行者<sup>能</sup>也士不致力  
於其平且實而騫志於高且虛者橫渠所謂其自誣也誣  
人也夫孝自事親而移於君廉自簞食豆羹而達於千乘  
之國實齋既發明其大端余又為作義疏孟芳勉之它日  
有進德之譽則實齋獲知人之名矣

李敏庸行卷

往年有求小篆於北山陳公者公曰吾老蓋脫籍矣有余  
伯咎筆法極高請紀克當行令李君敏庸求詩於余嗟夫  
余之脫籍久矣江湖間新詩人甚多不止一余伯咎余欲  
紀將不勝其紀也姑書此以謝李君

先君與貴溪耿氏書後

余從父麟臺公宰貴溪仁民而好士士之秀異者莫不登  
宛賤之堂至言遊之室焉耿君諱壽之其一也先君與從  
父尤相友爱從父所敬先君亦敬其終身從父後入館言  
者指其偽學及趙忠定公黨人急擠去年不登五十先君  
仕差顯亦不登六十自二父下世吾家無耿氏書問四十  
年矣晚使君江東耿之孫廷龍携先君書一軸示余內一

帖云寅緣群從定交文字又一帖云家弟不抹恨不得相  
屬一慟皆為從父發也嗟夫前輩益遠惟善可以壽後惟  
學可以元宗余於二父無能為役矣耿氏奕世忠義繇河  
南僑江表百餘年間顯官中微而秀氏迭起廷龍嘗貢于  
鄉方勇於善而力於學興之者其君子德輿輦之子也群  
或實淑之孫也

御製二銘跋

臣恭惟 皇帝陛下躬聖德膺駿命新治化飭法度乃正  
元日渙發王言奎璧之光爛然下燭溥海內外有目咸睹

謂我 祖宗以仁立國以禮義廉恥待士大夫而有位者  
或淫於刑或冒於賄爰作二銘以儆以訓聖謨洋洋萬喙  
傳誦與章聖御製之七條熙陵戒石之十六字馬圖龜畫  
相為表裏傳千萬世永為臣執 臣既以宸翰刻石置之廳  
事朝夕觀覽如對威嚴因念待罪臬事甫一歲奉行赦宥  
者一踈決者二減降者三皆謹刑也戒之以建隆乾道舊  
法祿以之新 褚命臺臣監司糾其不悛者皆訓廉也 陛  
下之於吏民可謂仁至而義盡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 臣  
雖愚劣願以身率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

心非人也自今以始有一於此違君父之明詔犯聖賢之格言亡其四端者也人而異類者也窮奇饕餮之流不可訓誨話言者也臣職在澄察請以詔書從事

樂平吳棻書說

諸經古注尤高簡理切而事信辭約而意明或一章累數十百言止費二三字體貼出來毛鄭王何諸人皆然蓋經繫於注未有注繫於經者至唐諸經各立正義如書合二十四家為一編亦太繁矣樂平吳君與權所著書解卷帙三倍正義後受託於獻肅柴公稍斂縮之猶數十萬言世

儒每獲是古非今博而不寡要之議君以今準昔由博反約其於君德治道之汗隆天命人心之去留中國夷狄之盛衰君子小人之消長離合上起邃古下逮本朝探端觸類舉此明彼汗簡所載網羅略盡近世信書之篤說書之辨未有及君者河汾東萊復出不能廢也昔桓榮以書致身師傳子孫咸列公侯至陳車馬於庭以為稽古之力君之學勤於榮而上春官輒不售方以累舉恩奉大對茲所謂命者耶雖然讀其書固是金華殿中語也先朝林瑀徐復皆以布衣也英君未遇有力者推挽耳曩晦靜湯公



為余言君經術鄉行晦靜有重名於時使在人主左右必且進君於朝不幸淪沒遂成遺恨然此為君身窮達言耳若君之書固不以晦靜之存亡為輕重也詩不云乎愛莫助之姑題卷末以識余愧

贈上饒日者呂丙

余不通筭學聞人說陰陽運限支干之類漫不省為何物語於世之談天者尤不能辨其工拙中否故挾此技訪余者絕少上饒呂君一日携亡友湯晦靜詩相遇因晦靜遺言知君又嘗為襍楚徐公所賞湯徐皆古遺直其有取於

君必以其有山林朴野之氣如呂鑿山人之流而君設余命乃若姑順適余意者此余所以疑而不敢信拒而不敢受也昔鍾毓令管輅筮以生年月日皆合大驚曰死以付天不以付君因不復筮魏元忠問相於張憬藏不答大怒曰富貴屬蒼蒼何預君事鍾貧生者也魏未忘情者也余年耳順視世榮利無一可欣君言禍余未必驚且怒君言福余豈必喜哉姑書此附於晦靜詩後

汪薦文卷

余覽近人之作常恨其詞繁而意少黠士汪君示余行卷

篇篇有意如平孫子斬二姬為防微項籍為漢殿民功高  
蕭張單于以關氏餌東胡智在妻敬之先庶乎今昔人所  
未道者然昔人詞意俱到乃至兒童婦女皆記念上口君  
詩未為人傳誦者豈非雖有此意而詞未足以發之歟則  
修詞之功何可少哉卷中五言云秋風駝卧棘春雨燕巢  
林感時傷事有足悲慨七言云十八九常如意少百千億  
任化身多極安貼排界之力演雅六言云布穀不稼不穡  
巧婦無福無衣提壺不可挹酒絡緯匪來貿絲又云螺贏  
老舜父子鴻雁魯衛弟兄鬩蟻滕薛爭長狎鷗晉鄭尋盟  
誠齋自作也何擬之有少陵云語不驚人死不休山谷云  
自鑄偉詞以君之才更加精思前無古人矣今人不足言  
也

表元量司直詩

辛未壬申間予仕南昌獲交二李君國錄字茂欽後以死  
守蘄州者司直字敬子世所謂宏齋先生者表君字元量  
繼來幕府其標致高勝有顏氏之癯龔生之潔終於大理  
司直竹齋是也後三十六年其猶子南康理掾應材携竹  
齋遺墨古律詩三首又其季元齡手錄四十二首示余其

言若近而遠若沒而深近而沒者可能遠而深者不可能也君為人自貴重恥表暴惟詩亦然追懷昔遊耆老存者百無一二而余亦老矣世知竹齋者多而見其詩者絕少理掾盍銀諸梓與同志共之

宋自達梅谷序

建安士人范君自號梅谷二十年前余嘗為賦詞後又為作跋焉晚識金華宋君居於洪之西山亦自號梅谷范宋競谷千載而下遂與王謝爭墩作對矣然宋無范之資力范無宋之才思范有游勉之方德潤諸名人為之著語宋

僅寶藏臨川曾景建一序而已按寶慶丁亥景建以詩禍謫春陵不以其身南行萬里為戚方且惓惓然憂宋君營栖之無力尤可悲也余厚宋之諸昆亦厚景建感今念昔覽卷慨然宋名自達字德甫

宋自達詩

金華宋氏有丈夫志六人僑居豫章余少皆識之謙甫尤知名八龍之絕小五虎之最怒者及來江東又識德甫示余詩一卷蓋謙甫之群從年小於謙甫而筆力咄咄逼之矣自昔以一家兄弟致盛名其殿後者必愈偉晉有小陸

南朝有小謝唐有小杜它日居家景文公亦號小宋君其披襟當之勿讓

程垣詩卷

昔杜牧罪某人不合稱處士其說以為下有處士乃上之恥處士自之名自尊也謗國也徽士程君自號逸士將無為牧輩謝悔乎然古書記古逸民僅得七人如沮溺荷蓀之流皆存其言論於諸弟子中說漆雕開與曾點曷嘗以隱居為非乎然則君雖稱逸民士可也余得君詩七卷讀之竊知君喜姚合所編極元集而自方賈島余謂姚賈縛

律俱窘邊幅君所作稍抑揚開闔窮變態現光怪絕不似姚賈未知與任華盧仝何如耳華與李杜遊仝客昌黎公之門故有奇崛氣骨意君詩實本任盧而陽諱之否則殆兵家所謂暗合孫吳者異日見君當

趙幾詩卷

歙郡趙君寄予詩五卷五七言亦宗晚唐然稍超脫不為句律所縛歌行中悲憤慷慨若硬老辣者乃似盧仝劉義或曰古人之作由情性而發後人之作以氣力相雄而已余曰不然夫太湖靈壁玲瓏可愛而匡廬雁蕩跋起萬仞

紫翠掃空山磬水儂幽澹見賞而喬松古栢絕無芳艷直以槎牙突兀為奇爾君益勉之情性人之所同氣力君之所獨獨者難強而同者易至也

### 葉介文卷

休寧葉君橐其文甲乙藁者六十四卷請予評之予讀之曰多乎哉覺君之鋒穎意氣如孫伯符下江東之兵如張雷出匣之劍如昏江初三十八之潮有剽甚不可當沛然不可遏之勢不惟人望而畏雖君亦以為斯世莫已敵者君尤豪於詩編帙幾侷杜蘇然予觀古人名世之作或以

一字而傳梁鴻人噫是也或以二字三字而傳元道州之歎乃魯山之于焉于是也推而至於三百篇亦然豈惟詩哉君學本周張以予觀之周子所著一圖張子二銘而已君它日觀窓前之春草撤座上之虎皮深養而謹出則六十四卷之中必有所去取矣

### 日者許澄之

橫渠大儒也喜論命了翁遺直也常與日者語亡友晦靜湯君學問節義人也其贈許子之言衛道甚嚴然不能不憐憫於許子之流蓋精詣不減於橫渠而學易殆過於了

翁矣卷中多吾故人如子文侍郎貫卿考功皆為著語亦足以見許子之術有以動人否則賈誼宋忠輩人安肯過而問之乎

東東園方氏帖

蔡端明茶錄

茶錄余凡見數本此本與臨真草千文唐太宗哀冊頃屢同方字若借觀主者出於袖中卷舒纔畢急袖之去其秘惜之如此後三十年乃為方君所得始君之求之也不得不止及既得之也則又大喜巾囊局鑄若恐有負之而走

者噫君可謂好之篤矣余聞異書名蹟天所靳故人欲以以匿匿智力擅為已有者自昔及今未有能久者蔡邕藏論衡於帳辯才棲禊帖於梁皆為人盜去是猶曰匹夫不足於力爾虬鬚帝絕重鍾王筆迹貯以玉匣石函入陵中後為溫韜所發諸帖遂傳人間甘露宰相損厚貨或官爵鉤取名書畫鑿垣納之禍作為人剔取奩軸金玉而棄書畫於道者此一主一相以天下之力而不能守而世之篤好必取者尚自以為可傳萬子孫而不失幾於惑矣或曰守之有道歟余曰惟得之無愧者差庶幾昭陵諸帖皆懸

金帛而得惟襖序以譎取然賜蒲翼銀瓶一金鏤瓶一碼  
磁碗一並實以珠內廐馬二第一區賜辯才物三千段  
穀三千石固非虧價矣叔陵之厄殆不可曉王廣津以推  
茶致宰輔以權力聚玩好身與家且不能庇惡能庇書畫  
耶君有好古博雅之名無巧偷豪奪之謗不但廣求以足  
所好又能積善以永其傳然則雖久而不失之矣

蔡端明臨真草千文

藝未有不習而工者右軍書襖帖至數十本智求臨千文  
凡八百本辯才年八十餘日臨蘭亭數過忠惠蔡公書法

爲本朝第一然二王帖真草千文樂毅論皆有臨本而千  
文尤爲妙絕豈非備衆體然後能自成一家歟

蔡端明書唐太宗哀冊

文皇帝除亂致治功德儘可形容使班馬秉此筆必甚奇  
偉斯作稍似不稱然沙場鏖翦斗極咸羈狼山入圍瀚渚  
歸池東旌若木西旆條支龍鄉委賚鳥服來儀亦佳語也  
今人恐不能道

蔡端明三司日錄

西川緬汾州石甃州木植延州修槁枋解州鹽荊湖茶皆

入思慮微而夢麤亦為經畫蔡公本以名節翰墨著名而勤於吏職如此蓋先朝擢才必貴實用往往由翰林學士判省府然後輔政士大夫亦不肯以清浚自高如歐蔡皆臺閣名臣及主計尹京有健吏所不能及近世喜吏事多為名勝不與號為名勝者例不屑細事務非委事於僕佞少年則受成鷹鷲行而已使見蔡公此帖必以為繁

### 山谷書范滂傳

黨禍東都最慘唐次之本朝又次之固喬皆社稷臣伏刑都市膺滂諸賢率身貫五木駢頭就戮所殺天下豪俊數

千人其幸而得免如陳實申屠蟠之流僅一二數使孟德仲謀不生漢亦必亡唐末舉當世清流投之濁河而國隨之矣本朝黨論屢興事與漢唐同而治亂與漢唐異蓋列聖至仁至明靜觀徐察疎夷簡指富范為黨魁而昭陵隨悟章蔡請斲君實棺族莘老而泰陵不聽檜欲按誅趙元鎮等家族上賴思陵保全仇誣陷忠定王禁道學因而廢錮名勝茂陵一旦奮發雪忠定弛學禁而群賢復用矣三百餘年之間邪說終不能以勝正論小人終不得以勝君子雖更陽九百六之會適以開一馬渡江之業歷丙午丁



未之厄晏然享太乙臨吳之福有以也夫子嘗謂前世黨  
人有刀鋸之禍若本朝則煙瘴而已然前世或自繫於獄  
或誣不獨生或以齊名李杜為榮同於為善同於嫉惡同  
於舍生取義烏虜盛矣哉季世風俗不然隨好惡而改化  
視勝負為向背首畔大防者有之反噬安石者有之范忠  
宣諸子多賢尚勸乃翁求出籍而斬熙萬段怒亦不抹者  
皆是也此風既成竊意未必樂與范尹歐余同貶况甘與  
君厨俊及同死乎豫章公遠竄不悔囚宜州譙樓上猶書  
此傳無愧於孟博忠矣忠定子吏部孫尚書當慶元初闔  
門避諱絕口不自明尤賢於忠宣之家矣彼雍容立朝進  
無刀鋸之禍退無煙瘴之憂而不能自強於善者覽卷宜  
有愧色

王元遂詩

元遂使君長余三歲三十年前相遇於衢嚴客舍中示余  
詩卷于時筆力如雷奮蟄戶而出如風扶鵬翼而上如河  
決宣房馘子而下也歲月幾何予屢逐於朝使君亦上還  
二千石印綬相視各六十餘鬚髮無黑者意使君橐中詩  
且萬首矣一日餉予棗本略自譜年每歷一官涉數歲

僅存二三十首或止三數首通不出一帙蓋其掩抑光怪而趣味深遠點落葩艷而骨幹老蒼至於商今權古談經訂史精論新義絕異一世前人高處未嘗摹擬亦不自知其合轍也昔者周公惟作鷓鴣七月二詩夫子不自為詩合王朝列國千餘年風人之作刪取三百五篇其嚴如此乃若人自為集集之多者至數十倍於夫子所刪烏虜詩之盛國詩之衰歟前輩謂有意而言意盡而言止為天下至言試以此說觀近人之集類無意而言者也意盡而言未止者也如使君所作非則有餘於辭而不足於意矣惟

少故精惟精故傳矣以多為裁初使君少與長君以律賦齊名甫之作者皆在下風長君早夭士林痛惜向來同袍子如德潤方公諸人多已貴顯使君方連蹇推遷三郡浩然無歎老嗟卑之意其言論風旨略發於詩使君王氏名太冲元邃字也長君名秉哲

日三卷刻本全有

題跋

此卷不抄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單二

題跋

聽蛙方氏帖

東坡穎師聽琴水調及山谷帖

樂括它人之作當如漢王晨入信耳軍奪其旗鼓蓋其作  
略氣魄固已陵暴之矣坡公此詞是也它人勉強為之氣  
盡力竭在此則指揮呼喚不來在彼則頽頽偃蹇不受令  
勿作可矣但韓詩云濕衣淚滂沱坡詞前云彈指淚縱橫  
後云無淚與君傾或以為複余曰前句雍門之哭也後句

昭文之不鼓也結也非複也山谷帖雖止三行廿九字然  
為人作墓誌必咨問行狀中事亦可見前輩直筆實錄之  
意可以為諛墓者之戒

蔡端明帖

蔡公詩云荔枝纔似小青梅蓋四月初作四月未有荔枝  
所謂似小青梅者乃一種早荔名火山亦有佳品熟以五  
月間人不以為貴也又一帖借六典劉茂才何人藏書乃  
富於蔡公即騰本當作騰疑筆誤或通用也

又

蔡公歿將二百年宅相子孫寶其遺墨雖寸紙隻字亦補  
綴成帙如襲珠璧公之擇壻與之貽後亦皆不可及矣世  
傳第五倫搗婦翁張延賞輕子壻惜其未見此帙

朱文公與方耕道帖

吾里前輩方耕道耒乾道二年擢第歷事有廉直聲受學  
朱張之門嘗從宣公辟為湖北帥屬文公與之書云既為  
辟客有見聞當密言又云當斟酌量度有益而後言又云  
若一言不契即欲忽然引去則不可文公性方峻與它人  
言多勉其剛烈激發而與耕道言更欲其委曲和緩若耕

道者可謂直諫之友矣按宣公少時從忠獻兵間所交皆大儒名卿相耕道晚出一書生爾所見豈有超出宣公者哉然宣公懷必竭事必啓不以耕道之卑而不即也耕道感激知己遇事無隱或因杯酒輒發或欲措笏頓誦不以宣之公之賢而不諫也昔孔明下教許州平幼宰之參署韓愈送河陽從事願處士無圖利於大夫長必求屬以自助屬必盡忠於其長古之道也若夫長之賢未至於宣公屬之賢未至於耕道各宜錄文公遺墨一通置之座右予既跋前一帖又讀別帖云聞所苦增進不勝驚憂又云

欲助鑿葉而不可得今五十千遺去烏虜文公之金伯夷之粟也前帖見耕道之直此帖見耕<sub>道</sub>之廉遂併識之

### 南軒與方耕道帖

聞元晦在閩與陳丞相甚款不知此公近來議論趣向如何此南軒與方耕道帖也是時丞相方起帥金陵與歐公起帥太原時略同前輩尤惜晚節南軒之憂陳公猶韓公之憂歐公也及丞相過闕極論時事故南軒別帖云陳公入對有忠切之言使人愈增巖瞻之敬又云元晦寫寄劉樞遺奏讀之涕零烏虜以正獻忠肅二公平生所立如此

而識者必要其終而後定此聖賢所以臨深履薄至死而後已也夫

### 南軒送方耕道詩

漢魏以後士大夫風流掃地人物流品置不復論直以權位相操持桓溫謂孟嘉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馭卿野哉斯言又以景升大牛况袁宏欲殺以饗士其去黃祖也幾希南軒先生人物之宗望臨一時辟一選人入幕其未至也望之不翅一日三秋於一尉之去登樓餞飲賦詩惜別韓子不云乎死於執事之門無悔故南軒父子尤得天下士心忠獻之幕如陳丞相劉寶學張安國王嘉叟查元章諸公皆為南渡名臣南軒之客若游誠之方耕道之流官雖不遂亦介潔自守終身不可屈摺烏虜盛哉

### 魯簡肅吳文肅宋次道帖

吳公大科宋公詞臣其翰墨不必更論魯公以強諫直節名而詩律筆法精妙如此世所未知也此三帖皆與忠惠蔡公者今在方君審權家初君曾大父宙字子正為忠惠宅相多收蔡公與其交遊帖雖寸紙隻字不失勤於李漢矣君珍藏之愈謹賢於王粲矣蓋為人子孫為人外孫者

法式自號聽蛙翁

蘇才翁二帖

二蘇草聖獨步本朝 裕陵絕重才翁書得子美書輒棄  
去書家謂才翁筆簡惟簡故妙聽蛙方氏所藏二帖前一  
帖真才翁筆後一幅錄杜詩者稍斷裂以為才翁耶筆意  
欠簡以為君謨耶字法差縱莫能定其為何人書也然君  
家自河東轉運公珍藏至君允四世自熙寧甲寅至今允  
將三甲子可謂之故家舊物矣

劉原父陳述古帖

古靈公字不多見此帖姿媚如此可寶也公是先生帖纔  
四十字耐對之語雖簡賓主之情甚真可尤寶也次山小  
金紫公字名嶠為太常少卿聽蛙君之高祖父云

趙清獻公帖

清獻公世號鐵面觀其與小金紫公四帖情詞縝密如此  
與青雲得路而隔同年之面者異矣然金紫公所以為清  
獻所敬豈專以同年之故帖中如廢推酤一節宜清獻之  
心服也時清獻守虔故有貴部猶爾贛川可知之歎後二  
百年贛宿重兵州計專仰於酤日推至數倍舊額未知有

金紫清獻輩人稍弛張弓之勢否覽卷慨然

陳了翁鄭介夫帖

右了翁介夫真蹟與故河東運判方公者公名宙字子正君謬之壻京認君謬為兄及當國召子正為農丞語不合僅七日去國惟其為京所薄所以為了翁介夫所厚也烏虜子正亦賢矣哉

余襄公帖

小金紫公仕 仁皇朝所交遊皆天下第一流人余襄公亦其一也予從公之四世孫審權借觀諸帖僅見十數公

真蹟聞韓魏公龐穎公諸老尺牘尚多散在族中法當裒聚入石名曰方氏帖

陳懶散王晉卿帖

前輩謂蘇才翁字筆意高簡今觀陳懶散書亦然山谷云懶散得才翁屋漏法不知陳師蘇耶抑所謂暗合耶夫變真為草猶厥難趨易爾若曰事忙不及草書而草之偏旁點畫反繁於真字失字遠矣懶散字既高簡三詩亦妙王都尉傳粉貴公子醉夢玉簫錦瑟間者而草聖傑然有王子敬張長史之遺意豈非納交當世偉人近來者亦乎



題邱攀桂月林圖

余為建陽令三年邑中士大夫家水竹園池皆嘗遊歷去  
之二十餘年猶彷彿能記憶其處邱君月林之勝則未之  
覩也圖以示余且抄時人題詠一帙偕來夫題品泉石模  
寫景物唯實故切唯切故奇若耳目之所不接想像為之  
雖有李杜之妙思未免近於莊列之寓言矣余既退老無  
復四方之役深以不獲往遊為恨君名攀桂方有志於科  
舉竊意其亦未能擅此邱壑也姑書其圖後而歸之

許教一鷄廷對策

友人許君孟醇奉對大廷語直屈居第七聞者壯之子曰  
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君策既痛斥清臣祖洽他日所  
立必有以愧二人之面而伏其心者否則天下後世將以  
我之所以責人者而責我豈不甚可畏哉或曰科舉之士  
志於得而已李葉之罪不在於少杜應程度之初而在於  
老壽已貴顯之後余觀二人仕宦最久皆磨礪新善洗濯  
前非之日也迺迷而不復流而忘返終其身而後止茲其  
所以為可罪歟昔張安國對策譽檜既魁天下大悔之後  
交遊朱張為紫巖公上客亦安國也蔡蕤應舉時師了翁

及貴欲殺了翁亦疑也然則初節似文饒未足為君喜晚節似安國君可不勉之哉

跋跋東園方氏帖

韓致光帖

當朱三飛揚跋扈時唐名公鄉坐微忤而夷滅者甚衆致光以一詞臣首觸虎狼之怒而去立節固已奇矣以僅集攷之謫官經硤石縣天復三年癸亥也史言天祐二年復召為學士僅不敢入朝挈其族南依王審知按天祐二年弒昭立哀政出朱氏尚能召致光還禁林耶謂不敢入朝

得其實矣至謂依王審知然審知據福唐致光乃居南安曷嘗遂依之乎士大夫處亂世鮮能自保緇郎璨賊至於賣國與人亦有植立於暫而改化於久者馮道相數姓不以國破君辱為戚而以官年高為樂揚凝式諫父之語壯矣既而身歷五季每一革命則一進官終於太子少保致光自癸亥去國至甲戌悼亡十有二年流落久矣而乃心唐室終始不衰其自書裴郡君祭文首書甲戌歲銜書前翰林學士承旨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昌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韓某是歲朱氏篡唐已八

年為乾化四年矣猶書唐故官而不用梁年號賢於揚風  
子輩遠矣宋景文修唐史合列於司空表聖之後不知何  
以不收豈為香奩集所累耶慶歷中詔官其四世奕足以  
勸忠臣之後矣奕家有致光手寫詩百餘首刻於溫陵以  
碑本與墨林方氏所藏甲戌祭文並觀偏傍點畫無毫芒  
差其為致光真蹟無疑烏虜以致光晚歲大節如此而世  
徒以其小作疵之故曰君子不可不蚤有譽於天下也

蔡端明書唐人詩帖

右蔡公書唐人四絕句劉禹錫一李白一杜牧二後題慶

歷五年季冬廿有九日甘棠院飲散偶作新字是歲公年  
三十五以右正言直史館知福初疑甘棠院在何處而歲  
除前一日觴客結字其間後訪知院在郡圃會稽亭之後  
公集中別有飲甘棠院三詩則在郡圃無疑矣此一軸大  
字極端勁秀麗不減洛橋記冲虛觀詩在普照會飲帖之  
上劉詩二十八字濃墨淋漓固作大字常法及李詩則筆  
漸瘦墨漸淡至牧詩愈瘦愈淡然間架位置端勁秀麗與  
濃墨淋漓者不少異在書家惟公能之故公自云蓋前人  
未有又云珍哉此字墨林君家藏蔡字多矣小楷以茶錄

為冠真草以千文為冠大字以此帖為冠內淮水東邊舊  
時月今作唯有淮東舊時月雲想衣裳花想容今雲作葉  
解釋東風無限恨既恨字往往飲後口熟手誤爾

跋林竹溪

斷石本

此帖與余家所藏斷石本點畫無毫髮異定石羽化之後  
贗本盛行而真贗遂易位矣竹溪其珍閱之十五城勿輕  
換

定武本

初薛氏子竊去舊石刊此本以代之今士大夫家藏及都  
城鬻書人所貨皆薛氏子續刊本也竹溪此本亦然去斷  
石本遠矣

三段石本

此婺州倅廳本也前輩評其有定武典型石初裂為五三  
號三段石本亦名梅花本後裂為五余家兼有此二本石  
今不存矣

跋林竹溪書畫

伯時臨韓幹馬

此畫元中題老杜讚於前伯時自跋其後元中小楷有名  
伯時行書間見諸帖叅校此軸字無小異字真則畫真矣  
或言伯時畫以紙不以絹以墨不以丹青而此用絹又着  
色何也余曰臨韓幹馬欲其肖幹若用素紙不出色是伯  
時馬也豈曰臨幹馬哉

### 戴崧牛

曹霸韓幹以畫馬遇開元天子崔白以工翎毛待詔熙寧  
葉元吉以畫猿蒙光堯賜詩戴牛雖妙乃未為人主賞識  
若非吾輩田由舍漢殆無人領畧此墨牡丹也

### 王摩詰渡水羅漢

此軸必有十六僧所存者卷末三僧爾王摩詰三字恨無  
摩詰它字可印叅校上用圓角印其文為野釋豈摩詰別  
號耶世畫渡水僧或乘龍或履龜龜類多詭怪恍惚不近  
人情今最後一僧先登於岫雖目視雲際孤鶴然脫衣坐  
磐石上欠伸垂足若休其勞苦者前一僧未渡纔數寸淺  
水而水一僧乃倒錫杖以援之三僧者皆至人大士而涉  
川之際謹重如彭祖之觀井昌嘗以蘆渡杯渡為神哉烏  
摩此固非摩詰不能作歟三僧抑禪家所謂老古錮歟

江貫道山水

政參與莊敏龔公家有江貫道山水一巨軸用疋絹作其  
布置疎密點綴濃淡與竹溪此卷皆合但巨軸之後有葉  
石林陳簡齋詩跋龔畫今在其外孫方君采處貫道名參  
衢人其畫因石林得名南渡召至杭未見一夕卒彼挾一  
藝而進使見思陵不過待詔尚方或賜金帛蒙天一笑而  
已然命薄如是士之遇合有大於此者果可以智力求哉

厲歸真夕陽圖

此畫不特模寫青山猶啣半邊日之句而卷中自有蒼然

暮色畫家以韓滉戴崧牛為神品厲道士唐末五代間亦  
以此技擅名其妙不減韓戴非近時范顛輩所敢望但輕  
策短笠日與叢棘君相周旋乃在野明農者之事竹溪方  
當駕天虜之飛黃行綠槐之御路顧珍惜戴厲二畫嗜好  
如此好乃侵余之疆予昔徐師川拜內相子蒼寄詩云尚  
憶平生故人否夜驅黃犢在田間竹溪他日坐摘文堂草  
制罷展卷觀畫毋忘老夫

韓幹三馬

龍眠馬於今未易得况幹馬乎以畫家記載政之幹仕至

太府寺丞此題云幹將軍筆簡畫馬師曹霸霸仕至左武  
衛將軍然則稱將軍者霸也疑子中誤記按子中元豐間  
為禮官當使高麗辭行謁監杭之樓店務清獻餉畫當在  
此時或曰清獻亦厚子中耶余曰子中在紹聖以前其議  
論未嘗不是涑水而非荆公厚坡公而薄宣走未出元祐  
老姦之語也未擲筆而發名節掃地之歎也清獻安能逆  
料其晚節乎因子中父子題識反為名畫之累

信庵墨梅

京洛貴人所愛金盆盛牡丹爾信庵迺以幾務餘閒為梅  
寫真其蒼枝老幹槎牙突兀老元暉宣仲不及也其繁葩  
疎蕊幽妍芳潔者花光補之復出也烏虜其身廟堂而其  
心巖壑者歟頃當國宰相款求公一筆公怒曰趙某乃為  
某畫梅耶公靳寸墨不予彼相顧埽匹紙以贈故人此其  
所以為一代偉人歟

李伯時畫十國圖

十國者日本即倭國于闐在葱嶺北三童國人眼皆有三  
睛童腫通用此誤題為三腫日南古越裳氏唐為驩州天  
竺即漢身毒國拂菻一名大秦一名犂鞞女國有二一在

扶桑東一在葱嶺南堅昆在康居西北波斯在達昌水之西又一國失其名皆去漢唐舊都萬餘里然日本日南波斯至今猶與中國相聞則所圖亦非虛幻恍惚意見為之者其王或蓬首席地或戎服踞坐或剪髮露髻或了髻跣行或與群下接膝而飲或瞑目酣醉曲盡鄙野乞索之態唯天竺者乘象徃來國俗皆然不必文殊普賢也荒遠小夷非有衣冠禮樂之教而其國人所以奉其王者甚恭或執蓋或奏伎或獻珍或雜舞或膜拜或進上或扶上按其笙簫鼓笛搏壘牲果之類亦與今同又一國不知名者為

驚獸將犯穹廬或張弓抽矢或徒手欲搏之狀華人尊君親上無以加也畫外國人物非一家精妙鮮有及此舊題云李伯時學吳道子畫按梁元帝自畫職貢圖至唐猶存似非道子作古竊意此畫源流甚遠留觀數日以歸竹溪

### 米南宮帖

光堯尤喜書畫恨不與黃太史米南宮同時世謂用徐師川為執政以其舅擢元暉為侍從以其父余曰非也師川不踐偽楚之廷挂冠而去元暉父子皆宣仁后外姪光堯方崇獎名節方修復元祐政事故二人者俱貴顯豈直



以詞翰之工乎此卷字既雄拔父書子跋尤可愛珍

跋放翁與曾元伯帖

余大父著作為京教考浙漕試時明年改省試呂成公卷  
子皆出本房放翁與曾元伯帖云主司劉某天下偉人也  
故足以得之家藏大父與成公往還真蹟大父則云上覆  
伯恭兄成公則云拜覆著作文時猶未呼座主作先生也  
成公父倉部娶茶山女原伯茶山長子名逢官至大理卿  
仲躬次也名逮官至侍從皆成公母舅放翁學於茶山喜  
成公得薦書賀原伯如此余為儀真掾原伯孫黯字溫伯

為揚子寧出此帖於縣齋余曰君收放翁帖千百紙此幅  
關我家門戶盍報以見惠溫伯不與後與溫伯同朝求之  
復不與晚使江左與溫伯書曰初見帖時余纔三十今遂  
六十君且八十不得帖死有遺恨溫伯亦愴然紙帖餉予  
帖內云叔遲者茶山季子也名迥樂道者溫伯父也名槃  
溫伯擢第人物高雅詞翰精麗有晉唐風韻放翁嘗舉自  
代今挂冠居越上初茶山有詩禪學厚勤果二公故叔遲  
入山訪果茶山有詩哭勤前輩不獨薦於師友其於物外  
高人亦極其惓惓今士大夫不復然矣

舊潭帖

潭帖尤為坡公所賞以為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比淳化待詔所摹為勝世俗不察爭求閣下本誤矣以余所見潭帖凡有數本有絕佳者有稍殘缺者有行數不同者有漏落數行者時謂劉相刊二本一留郡一藏家而後人翻開於點和等州者又不知幾本也於十卷之末或題云慶歷五年或云八年或云六月或云季夏或云摸勒上石或無上石二字或云重摸若以八年者為重摸則五年下亦有重摸字不應一年內已摸而復摸也內第三卷山濤帖末有風筆惻感之語容齋隨筆也已嘆其不成文容齋知其一爾此卷謝發帖云執筆惻感今至執筆止濤帖云風尚所勸云云今至風字止却多惻筆感三字在濤帖之後移所勸以下十九字在欣帖之後又第六卷右軍字先後失次尤甚帖字屢經臨摸固已失真劉次莊釋文雖有未盡亦十得五六加以陳去非黃長睿施武子更迭攷辨十得八九若潭帖迺昔顛倒而錯亂之幾成異域神呪矣往徃刊帖之時不敢比擬尚方款自為帖但異其行數可也亂其文理不可也豈劉公本非博雅或貴重不暇叅校或

希白雖工於摸字而拙於尋行數墨歟鐫刻雖工如不可  
讀向坡既推潭勝閣近時陳師復善書亦於閣帖有異論  
余恐蘇陳所見非真閣本爾真者或七八行為一板或十  
六七行為一板皆李廷珪墨模印其黑如漆字尤豐豔有  
精神蓋熙陵八法既高王著輩亦精其技標題可見非希  
白敢望舊臨江非不善失之陰薄刻削去閣本遠矣帖家  
故當以閣為祖絳次之舊臨江次之潭又次之武岡又次  
之臨江佳者可亂閣武岡佳者可亂絳汝昇拙野無以議  
爲也余晚得一本乃以舊潭剪碎按釋文排次裝背歷歷  
可讀必一老士人舊物惜不令希白見之

跋馬和之覓句圖

夜闌漏盡凍鶴先睡蒼頭奴屈兩腕煨殘火此翁方假寐  
冥撈前有缺唇瓦餅貯梅花一枝豈非極天下苦硬之人  
然後能道極天下秀傑之句耶使銷金帳中淺斟低唱人  
見此卷必發一笑

石鼎聯句圖

此必是臨李伯時周忘機本子其摹寫侯劉二子始而倨  
傲繼而倡酌俄而起立又俄而屈伏又俄而避席鞠躬欲

罷不能末而因睡睡起覓道士不見與道士終始雍容崛強之狀極得韓序之意余欲記以一詩未暇也

### 楊通老移居圖

一帽而跣者荷藥瓢書卷先行一髻而牧者負布囊驅三羊繼之一女子蓬首挾琴一童子肩描一童子背一小兒一奴荷薦席筠籃帛槌之屬又繼之處士帶帽執卷騎驢一奴負琴又繼之細君抱一兒騎牛別一兒坐母前持箠曳繩殿其後處士攢眉凝思若覓句然雖妻子奴婢生生活服用之具極天下之酸寒盤縷然猶蓄二琴手不釋卷其

迂濶野逸之態每一展玩使人意消舊題云楊通老移居圖不知通老乃畫師歟或即卷中之人歟本朝處士魏野有亭榭林逋無妻子惟楊朴最貧而有累恐是畫朴但朴字契元不字通老當訪諸博識者

### 又題

余既書此跋明日偶翻故紙得朴集洛人臧逋為序言其琴酒自娛李翰林淑表其墓言其好方藥又朴絕句云一壺村酒膠牙酸十數胡皴徹骨乾隨着四婆羣子後杖頭掃去養蠶官放翁跋云四婆即處士之配蘇嶠李真家有

處士夫妻像野逸如生凡集所載與卷內物色皆合騎牛者四婆作詩送朴赴召者也

石虎禮佛圖

石氏自勒已敬重澄公至虎尤加崇奉澄公坐磐石假寐一胡合瓜致恭二胡雞一持香合一持悅中立其後勒至是老矣合瓜者當是季龍二雞當是宣韜兄弟狂羯罪當萬段果有佛教必隨惡趣猶欲求福田利益乎想見入山作禮時裸尸抱橋柱同氣相夷滅境界歷歷在澄公目中矣此畫乃夾淦公舊物聊存之

明皇聽笛圖

張祐所謂閒把寧王玉笛吹者號韓兩姨也安敢當御榻而坐乎此背面橫篴三郎曲肱而聽幡綽板立其傍以節之者其為玉環無疑也

劉後村集續編卷七十九

題跋

墨林方氏帖

仁宗宸翰

臣恭惟仁宗皇帝宸翰端重作顏體蔡忠惠家尚有之  
此金花箋上一字似天篆下一字御押也又四小字云福  
康公主蓋主家舊藏者按仁宗公主十三人福康最長  
制書有生而甚慧朕所鍾愛之語下降李瑋後爲楚國大  
長公主卒熙寧中裕陵以主事仁宗至謹謚莊孝

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單三

題跋

墨林方氏帖

仁宗宸翰

遊恭惟仁宗皇帝宸翰端重作顏體蔡忠惠家尚有之  
此金花箋上一字似天篆下一字御押也又四小字云福  
康公主蓋主家舊藏者按仁宗公主十三人福康最長  
制書有生而甚慧朕所鍾愛之語下降李瑋後爲楚國大  
長公主卒熙寧中裕陵以主事仁宗至謹謚莊孝

〔徽宗宸翰三〕

〔臣恭惟祐陵天縱多能詞翰爲帝中第一此三御筆皆付和說處分邊事時女真已數犯契丹故宸翰云爾說雖武人猶能持南北誓好師出無名之論奈何黼主謀於內貫專征於外雖神師道之意甚亦說以偏郡守臣爭之不勝及白溝之劫師道適歸說坐違貫節度敗謫矣議者追恨燕山之役至今未已以御筆觀之一小小劫掠即問有何釁端二未得遣問三體探戎生住坐上意冒嘗一日忘敵國外患哉散貫罔上誤國之罪上通於天矣世言祐

陵書本薛稷信然于時奎畫之出既多外庭以有御押者爲真它指揮瑣屑何啻千萬紙字雖逼真然無御押但以小紅印印其上云違以大不恭論者皆弄臣楊球張補輩爲之所謂東廊御筆也

〔欽宗宸翰四〕

〔臣竊惟國家自建隆至靖康天下治安久矣一旦胡騎奄至京城戒嚴謀臣武將倉皇失措忠定公一書生非素知兵也乾龍帝生於深宮長於婦人非以馬上得之也而君臣之間志義憤發親犯矢石誓以死守蓋嘗折二酋之狂



累全百雉之險固矣使唐恪耿南仲輩不主和忠定公不  
去位虜雖再至安能遽得志哉方事危急樞臣手書片紙  
徑達而細札十行如響斯答動中機會以聖主賢相而不  
能回中原板蕩之勢所謂天方授楚者乎夫蠻夷猾夏修  
守備以待之猶虎豹噬人設檻穿以禦之也今宸翰催天  
下兵令師道勻集陝西人馬是矣又云言語文字不可不  
謹密恐為金人所獲嗚呼調兵紓國難而畏敵人聞之靖  
康以前未有此論也自恰南仲輩以和誤國劫寨則曰激  
虜之怒調兵則恐為虜所知於是主削地飲戍者為忠愛

而不割三鎮力守京師者為輕脫今百餘年而其論未止

臣因覽乾龍帝忠定公遺墨而有感焉

#### 高宗宸翰四

臣恭惟樂毅論乃楷法所從出其本有至海字止者有終  
篇者世云止海字者善本也人多寶藏而惜其不全故直  
龍圖閣陳寔用五百錢得都下常賣人籃中別本無一字  
缺自以為復見古人大全什襲以為珍藏玩然不知元祐  
續閣帖已有此全本矣陳寔能書迺不能別惟思陵八法  
冠古一覽識真所臨非一本賜韓梈胃者止海字賜允升

者終篇紹興間又嘗別臨本賜諸郡國故參知政事龔公  
茂良代甫守作謝表云夏侯尚論於古人樂毅號稱於名  
將當七國戰爭之際士競尚於權謀觀二城取舍之間兵  
殆幾於仁義夷狄精微之論點符惻怛之心爰以燕間為  
之親灑嗚呼思陵之字天下之神筆也龔公之表天下之  
雅作也 臨樂毅論

臣竊謂字至蘭亭毫髮無遺恨矣然藝不習則不工雖右  
軍猶不免於臨池辯才年八十餘日臨數本能積勤然後  
能絕妙非偶然得名也光克以萬幾之餘閒備八法之能

事前人名筆鮮不摹擬而所臨禊帖尤多宰臣出督視者  
從臣除宣撫者近戚左璫侍燕間者往往皆拜此賜諸客  
散在人間各有姿態此本尤清麗秀傑得蠶紙鬚筆之意  
時大將韓蘄王高價得硬黃本以為逸少真蹟馳獻不知  
其為椒殿所書也故相周必大在翰苑作太皇閣帖子云  
筆法似慈皇信哉 臨蘭亭

臣恭惟高宗皇帝躬擐甲冑掃風沐雨實開一馬渡江  
之業於時蹕無定居戎務倥偬而今日臨禊帖明日臨陸  
東之所書五言蘭亭詩豈真有觴詠興寄遊目騁懷之樂

哉匪嘗竊窺宸翰蓋取羲之登冶城答謝安數語可以鍼  
砭晉人清談廢務浮文妨要之病且將以倡率南渡諸臣  
戮力王室尅復神州之氣嗚呼聖謬遠矣否則晉多名勝  
何獨惓惓於羲之哉臨陸東之五言蘭亭詩

臣嘗疑千字文世以為梁敬驛常侍周興嗣所作然法帖  
中漢章帝已嘗書此文殆非梁人作也光克所臨不止為  
智永體此軸名為臨孫過庭實青於藍按唐初人多善書  
歐虞褚薛各工真行而已草字唯張長史後有素閑二僧  
然去長史遠矣過庭草聖精密妙巧字字有右軍法所謂

範我馳驅者非若長史以口得名也此匹夫名世之絕藝  
而光克以竊萬乘帝王能之聖矣哉書譜千字文皆過庭得  
意書而米芾抑千字而揚書譜匪謂此論未公臨孫過庭  
千字文

### 孝宗宸翰十五

臣恭惟孝宗皇帝神聖英叡卓冠百王于時朝廷清明  
海宇乂安猶用建武故事時出細札以賜郡國昭回之光  
下燭人間所至吏民皆聳動驚喜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  
外故參知政事龔公茂良守洪都日盡以所被宸翰摹刻  
於石匪初筮白事府下常摩挲瞻玩不忍去晚見奎畫真

蹟四一閔雨降香二種麥三四砂毛錢深居九重而精神  
心術之運如此聖訓嘗云朕胷中每日走天下一遭大哉  
言乎萬世誦此言傳此心則天下常乾道矣

賜隆興府守  
臣龔茂良手

四詔

臣聞之故老——孝宗留意人材當時小大之臣多出親擢  
罕由廟堂進擬者臣於故相葉公容顯家見臣大父臣夙除  
著作郎又於故參知政事龔莊敏公茂良家見蓋均改舍  
人官二詔皆宸翰館職京秩不輕畀如此况等而上之乎  
近歲惟侍從給舍臺諫講讀官乃細札除授庶僚皆由啓

擬矣龔公以首參行相事故其家藏當時除目甚多一史  
浩除少保內祠侍讀二李彥穎王淮執政三蜀帥范成大  
進敷學四林光朝除中舍五趙粹中周必大除侍郎六蓋  
均改官除目

臣按朱文公燾自紹興末至龍乾初聘召不起除官不至  
天下高之龔公當國啓擬旌以職名宸翰與公商推若以  
為恐長虛名之士者——阜陵於朱公豈靳一直秘閣哉有  
所譽必有所試古之道也其後起朱公歷麾節南康郡最  
浙東荒政聞於天下上不復有此言矣晚擢公經筵則

以待伊川之禮待之矣若夫不練時務不考事功特緣虛譽躡處高位漢之荀爽晉之王衍殷浩之流是也所就何事哉烏虜！阜陵之詔可謂得用人之法矣朱熹直秘閣  
光克時舊將帥加恩察官以稱職轉兩秩契勘南上下庫一年收之令薛元鼎往秀州點檢財賦皆當時大政事竊意龔公回奏必有條畫可與宸翰互相發明而公太祝之廳雖存善和之書漸散不可得而訪尋矣此數詔皆在公外孫方君采家時政四

錢忠懿王帖

唐人崇尚文墨臺閣公卿未有不工此者風俗既成雖藩帥節將如于頔高駢之流皆以吟詠自喜如羅紹威王智興則兼逞詞翰當時有李陵章句右軍書之儗頔智興一字不傳無以驗工拙駢紹威所作存者信工予讀絳帖有錢忠懿王使院律詩一首雜句結字不在駢紹威之下後於墨林方氏見忠懿與其子遺墨五幅草聖竒古簡而不煩得鍾王意時忠懿方自杭朝京師每書必云吾極無事又云不用憂心事已如此識天下之有歸知王者之無敵脫屣去之無一毫失國之恨異乎事窮勢逼然後面縛奉

降牋揮淚對宮娥者矣忠懿書語既忠孝筆法又精妙恭  
惟熙陵評入神品前世帝王多與臣下爭長故有用搢  
筆書或為累句蕪亂以求免禍者——熙陵雲章奎畫前無  
古人而推重忠懿翰墨如此始知王僧虔沈約薛道衡輩  
所遭之不幸也初天聖中文僖公嘗刊忠懿十八帖與墨  
林此帖草法酷似碑本已足貴况真蹟乎

### 趙忠懿王

與夫人書前稱名云冬寒尊體起居萬福後繫銜云山南  
東道節度使兼侍中許國公趙柎狀上夫人夫婦之際相  
敬如此然其間如藥錢首飾之類或甚瑣碎乃若昵昵兒  
女語何耶自昔大賢哲大勳業人未有薄於所厚者豈必  
貴倨自尊使嫂蛇行匍匐妻不敢仰視哉世言忠獻城府  
深有海底井之誚特未見其家書爾國朝大臣如張齊賢  
母王旦夫人皆得朝見况忠獻造國元臣祖宗雪夜嘗幸  
其第以嫂呼夫人固待之如家人骨肉矣身為藩臣不獲  
廷賀遂遣婦女詣闕此人情也亦故事也黃長睿辨其非  
位高多懼而然是矣然以為忠順之至誠見於禮則君臣  
間猶有未相孚者忠獻前此雖為盧多遜所間及金滕一

啓上意釋然其擁旄武勝魚水之歡如初久矣豈復藉禮以見誠乎

王魏公送中舍詩

疏廣受之去公鄉設供帳都門外世繪為圖楊巨源之去丞相而下皆為詩以送豈不以薄榮利知止足人情之所難歟王魏公手寫送中舍懸車詩中舍不知何人按王黃州集亦有送淳于中舍休致詩蓋姓淳于然失其名噫以一萊州錄事之微能辦一去而當時諸名公敬之如此况若神明逸之歸華山文太師之歸洛歟淳熙間郎有鹿何者甫四十謝事去舉朝賦詩流傳海內猶有祖宗盛時之風近世士大夫有不挽而來見推而不去者如挂冠還笏之事久未嘗見此人亦未嘗見此詩也

宋元憲

莒公詩極精麗字則罕見此帖與鳳山曾氏帖筆法一同宣徽必是王君貺當攷

文潞公

潞公自魏移洛名位重矣此帖乃言官吏郊饑小困於酒亦足以見魏人之愛公而公雖貴未嘗尊已而拒人也舊

見公字多矣此帖秀美遒勁有李北海之意呂汲公字亦然

韓魏公

此帖乃謝蔡公書孝親題扁公筆法與歐公酷相肖所謂顏筋柳骨者耶

富鄭公

舊說晏元獻公清儉凡書簡首尾空紙皆手剪熨置几案以備用富公此簡僅濶三寸而布置七行百餘字若書生燈下作蠅頭者意者二公性相似歟諺云黨進用紙一幅

寫一董字不盡惜不令見此字

杜祁公

二帖一真一草皆與蔡公者其呼記注學士以修起居注召時也呼知府進樞密學直知泉州時也前真後草世言公晚喜草書信然後簡謝其餉者當時方面大後從官餉舊相止如此彼使隴右諸侯供鳥語日南太守進名花者視公豈不有愧哉

曾魯公韓康公

前輩嘗舉揚曾公荅人讒語以為精切今觀散語亦簡而



有味韓公善結字所謂致政少師必杜公也

荆公

此帖頗殘缺而清矚勁峭之狀回斡開闔之勢居然不可掩公自言學王濛近時趙南塘亦學濛公得其草趙得其楷惟深於帖者知之

溫公

次道河南記潞公刻之溫公又以餉人不待後世爭雲同時之人固已重其書矣時公已貴重寫到次道處輒空一字別其帖執謙敬友如此別一帖謝人送郊茶豈非以河

南記答其惠乎茶帖宜其前

公與兄書如此所以恭其兄者至矣司馬氏自侍制至公兄弟家法素嚴然二十監簿之換差遣寺丞之歸猶費尊長教督以此見公休之賢也人情莫不及及於子弟寸進公乃云康侯稍涼令入京又云其差遣有無及早晚俱不可期公未嘗為子覓官而公休一日擢經筵諫者所謂修其天爵人爵從之者耶前輩記公事兄甚謹坐頗久必問飢飽天色變必問衣添減余謂書疏談話尚可以聲音笑貌為之至於田宅悉以兄郎中為戶則有不容矯飾者

矣時章子厚父存而用章相公戶買田為元祐御史所彈  
使子厚人也聞公之風自當愧死况敢訕侮公乎

吳正憲

昭陵復土費用巨億老泉是以有華元之譏時蔡公為三  
司使會計節縮幸無闕事此帖云役兵逾百萬它費可知  
又言陝西折納鹽錢之欺必吳公守陝時也夫計臣得如  
蔡公足矣余家有公年三十四漕閩日寫真風貌髭鬣如  
神及晚年本則清癯鬚鬢如雪豈非劬瘁所致然後陵猶  
謂三司事多不了信遇合之有命耶當時列郡與三司使

書簡質如此又以見前輩相與以真情不以虛敬也

呂汲公

此帖蓋荅邊臣者公字有富貴氣極似潞公翰墨之妙筆  
笑之審方提筆中書科瑣邊吏之時鬼章頭顱固已在檻  
車中矣

范忠宣

范公始歎左目獨用及建中欲再相左目亦翳公既不能  
受印綬始相韓師朴師朴不能久始相布相京前輩謂本  
朝分裂之禍自范公不再相始為虜悲夫

劉忠肅

許冲元熙豐從官元祐再入翰林而不為衆所稱劉公與  
與許帖云聞保釐北郊又云壤地相接不敷舍蓋許自揚  
徙大名劉自右相出守鄆時也二公趨向雖殊然劉公素  
有牢籠熙豐舊人之意又適鄰路故書札往還如此其後  
章蔡温欲發温公墓卒賴冲元一語而解噫劉公之慮遠  
矣其身之不免後禍天也

蘇魏公

此固未拜相以前帖然父歷翰學士身為顯官而云數年

間困窮極矣豈無望於拯拯前輩率如此公一介不妄取  
予此帖不知與誰能使公發此問其人之賢非韓魏公即  
曾魯公決非它人者

張文懿

文懿相業平平其三入鳳池之句為人所傳但在中書日  
設譎賣孔道輔一事累德不小

小呂申公

申公不以字行大小東萊字亦然

右跋跋本朝名相帖亦家

魯肅簡包孝肅

魯包二公本朝之蕭汲也世但仰其大節至於魯詩律清  
麗包筆灑端勁翰墨間風流醞籍則未有知之者前為方  
楷跋蕭簡詩一紙與此帖無小異

趙清獻

次山方氏名嶠仕至太常少卿余嘗為其孫審權跋所藏  
清獻四帖今又見此帖

邵安簡

亢字興宗與王陶俱事裕陵于潛郎陶攻韓魏公亢亦

助陶攻吳奎仕至副樞密弟必字不疑亦貴顯

馮樞使

馮公少魁多士蚤貴而約客至無酒至折簡求二壺於人  
其清約如此所以初唱第能却張堯佐求婚已輔政能與  
王介甫立異又門下能着得鄭介甫也

韓門下

桐陰諸韓翰墨持國為白眉此紙并宋次道帖皆與致政  
少傅當時舊弼多以宮保宮傅宮師致仕當攷其為何人

宋樞密王內翰詩

頃為墨林跋王文正送淳于中舍詩此二詩亦同時祖錢者宋公咸平副樞工筆札王黃州詩文為世傳誦字之存者極少可貴也

### 楊文公

楊公不以字行然此帖姿媚有態蓋公得意書也

### 歐陽文忠公

右廬陵公五帖皆與蔡公往復者其一跋荔枝譜永城縣廟學記云君謨真草惟意動造精絕譜與記尤精而有法俾世藏之蔡公自謄一本與歐氏而歐筆遂蔡為有今蔡

氏所藏歸於墨林未知譜記并跋藏於歐氏者尚存否其二歎文人滿朝而詩道中絕其三云嚮春遂開七秩兩目頓昏書字尤艱苦平生所賴知此樂若遂以目廢之不知餘生何以為遣時公年總六十爾余又加四歲誦公之言為之悲慨其四當在蔡公解三司使出守錢塘時故有展旗鳴鼓東下箭流何勝快豁之美其五乃送寫集古錄序潤筆昔皇甫湜為裴公作記自云字直三鱣蔡字比之湜文價當十倍今僅以宣筆八十銅綠筆格花石盆各一龍茶三餅惠山泉八缶為餉世固有持蕪辭惡札而受人不

貨之濡毫者豈不有愧色哉 五帖

前一帖未知與誰後一帖與丁元珍名寶臣公敗夷陵令  
元珍為州判官後以太常博士守端州坐儂寇至失守奪  
官久之復博士知諸暨縣又久之召入館此帖呼博士又  
云承已赴任必往諸暨時也世俗多以成敗論人公於元  
珍流落放黜惻然慰藉晚為表墓書端州之事則又歎其  
以儒者守空城提羸卒力戰戰敗而後去天子察南方素  
無備不責守吏以空手捍賊其詞抑揚頓挫讀者感動末  
言元珍履憂患遭困厄處之而安非惟見元珍之賢亦可

見公之交誼矣 二帖

蔡忠惠

公為三司使本朝極盛時也然陝西一番霜雹蠲放一番  
賑貸軍儲已漏底奏乞從京支撥銀絹和糴矣當時塞下  
之積可謂寒心如此公因開封府界京西陝西亢旱朝命  
各路體量蠲貸遂有此奏且云臣非不知寬百姓為美事  
然國計有限乞下諸路漕臣早損當覈見實數賑貸當回  
顧軍儲身為計臣意雖體國而言其渾厚如此自昔儒者  
常主損上益下之說董仲舒以皇皇求財利為恥倪寬不

首督賦世主例以為迂而桑孔賤丈夫各以商賈錐刀之  
智得操其柄本朝始用蔡君謨主計省李公擇為版書持  
賢良文學之論而居公卿之任此其所以異於漢也近歲  
江東庾漕大修荒政都司胡薛沮之於內曰我體國也彼  
市恩也干譽也三復蔡公遺墨而有感焉別帖宋書十二  
行記跋趙陸三家春秋解卷帙類例惜其闕亡而欲求善  
本以祛惑公方貴盛而究心麟史過於專門世言公對客  
不設政事而設文章者淺之乎知公矣奏藁  
記三家春秋  
素問之書文辭甚妙乃隋唐間人修飾又云素問非聰明

睿智孰能通其說世醫口說王叔和脉訣已為良矣信哉是  
言今能設叔和脉訣者亦自難得於是通天下無醫可歎也  
甥失解乃告之云舉業精粗非所計聖賢能自信然後能  
不屈於貧賤但更力學通一二經適當自得之公此語由  
場屋之士視之若甚迂然世未有通一二經而不精於舉  
業者真父兄之格言也別帖以外甥沒在告可見公甥舅  
間如此無甥帖

一撥發之微亦記姓名薦拔之如此公行草妙逼顏魯公  
時定者遂與蔡明遠並傳矣撥發帖

余家有徐虞部帖荔枝譜碑本虞部名師閔字聖徒嘉祐  
中守莆其譜文字極簡質至於品量荔枝高下美惡皆不  
錯但為蔡譜所掩世未有知之者然公答虞部書稱其精  
密又云嘗亦有作大略相近餘亦少有異焉殊無以已長  
盖它人之意此其所以為公也

與徐虞部帖

蔡公自臺閣守福唐貴顯矣方茂才何人乃欲求昏公與  
母夫人即心許之猶以家貧恐嫁遣不豐為詞又云女子  
得一寒士足矣此帖見公雖貴而貧女嫁士人而已非唯  
可以矯薄俗亦可為不論人材而專尚門閥者之戒

求昏帖

屯田名異侯官人與公同年舊嘗約婚及公出鎮福唐屯  
田亡矣公既銘其墓又尋婚約劉氏以死生貴賤非耦力  
辭公自為奩使其仲子旬受室焉生傳及公薨子旬先  
天是方九歲二女未笄傳猶襁褓劉夫人竭力舉盧郡太  
忠惠公及其夫三喪又積其餘畢姑叔婚嫁傳生樞父子  
皆擢第皆以四十五歲挂冠世高其節是生由生沈沈  
生戡父子皆至法從至今科第相踵廟院增拓門南舊第  
不能容至析居於浙門閥貴盛幾侔韓呂皆一釐婦持家  
存孤之力也噫劉夫人之賢豈下於程嬰杵臼哉向使公



自寒前盟為旬別結高援不過多獲奩質婦德未必如劉  
一旦冠劍歸長夜門巷設雀羅未必不飄揚而去矣昔輔  
氏之役老父結草以魏穎嫁其女之故然則蔡氏之盛安  
知非劉屯田結草之報乎銘劉屯田帖  
二帖花書其末者當是與子弟或部曲又溪流湍急帖不  
知與何人有諸王二謝筆意最後二帖一隸書一散隸公  
尤自矜隸法墨林所藏可謂備矣雜帖  
右跋本朝名臣帖十八家上

劉後村集續編卷七十終

劉後村集續編卷四十八

題跋

墨林方氏帖

梅都官

時蔡公以密學守泉故帖有南方景清物美之美聖俞不  
以書名而結字妍華在歐蔡之間所餉蔡公鼠鬚筆并散  
帖云此葛老加意者葛亦宣城人蔡公嘗倩繁筆故聖俞  
有此餉

賈內翰

自寒前盟為旬別結高援不過多獲奩貨婦德未必如劉  
一旦冠劍歸長夜門巷設雀羅未必不飄揚而去矣昔輔  
氏之役老父結草以魏顆嫁其女之故然則蔡氏之盛安  
知非劉屯田結草之報乎銘劉屯田帖

二帖花書其末者當是與子弟或部曲又溪流湍急帖不  
知與何人有諸王二謝筆意最後二帖一隸書一散隸公  
尤自矜隸法墨林所藏可謂備矣雜帖

右跋本朝名臣帖十八家上

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單三

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單

題跋

墨林方氏帖

梅都官

時蔡公以密學守泉故帖有南方景清物美之美聖俞不  
以書名而結字妍華在歐蔡之間所餉蔡公鼠鬚筆并散  
帖云此葛老加意者葛亦宣城人蔡公嘗倩繁筆故聖俞  
有此餉

賈內翰

賈公名字具<sup>慕</sup>及生其立朝大節似之初呂獻可嘗論公  
過失及公為中丞呂除御史辭避不拜公奏誨何論臣一  
時公言其人方正願與同列史稱汲生慙福公蓋賢於汲  
矣此帖與延平守云郡乃閩中孔道莫少加彌縫以弭曉  
曉所謂介而能通者耶

沈內翰辰達

此與蔡忠惠帖也忠惠在計省最久有勞於國治平初副  
樞闕宰相擬忠惠及王珪以進厚陵不用而自擢王疇文  
通所云仰聽登用之命三年矣可見人望屬於忠惠如此

忠惠之不大用猶以飛語中傷之故文通方承眷寵垂大  
用矣年僅四十而天王疇輩才望不及二公遠甚而名位  
過之此所謂命耶獻達詞翰突過其兄而官不遂亦命也

宋龍學

裕陵御製韓魏公神道碑命次道書次道乞如太宗皇帝  
書趙中書令碑故事上曰太宗宸翰子孫安敢倣倣又曰  
鄉父子皆善書次道始奉詔上又求宣獻字次道遂進數  
軸然世但稱父子史學而罕稱其字一裕陵天縱多能聖  
鑒尤高非輕許可者墨林所藏次道帖乃行草森恨未見

其楷隸爾次道名敏求宣獻名綬字公垂

蘇文忠公

鮒與祁大夫皆欲脫叔向于難然叔向拒鮒不達卒賴祁大夫以免者古之君子非但不肯因小人以求福亦不肯因小人以避禍也陳太邱弔張讓母喪荀緄為文若娶唐衡女雖非求福未免畏禍此在叔向下矣欽永附王氏劉柳黨叔文既非避禍專欲求福此遠在荀陳下矣坡公書此有深意世言章子厚本與坡公善為蔡卞所劫故坡亦南遷豈非子厚密導此意坡公拒而不受乎余讀而深悲

之書左傳帖

西域文字與中華絕異然流傳既久雖華人未免為胡語其自唐人虞褚帖中多用和南字歐陽氏之學謂不曉和南為何語不肯寫此二字學者衛道不得不然至坡公則手書佛經非一種心經在貝葉中尤多與簡捷蓋在惠州時為沈夫人所作夫人乃南圭使君之內嘗夢僧迦送子瞻過海者書多心經帖

仙者葛洪孫思邈皆有方書傳世抱朴子方最多世未有試之者若干金方則試而驗者多矣坡公於其中錄出此

方豈以其言高虛似抱朴子歎恨吾老矣不能以身試方  
當俟識者

書千金方帖

蘇子美贈秘演詩云賣藥得錢祇沽酒一飲數斗猶惺惺  
演塗去之子美大怒演云公詩傳萬口吾持戒不謹已為  
浮屠罪人公又從而暴之乎懷素工草書同時如顏尚書  
張處士餉酒與魚前輩如坡公手錄其醉筆人固不可以  
無藝也此二髡一畏人知其飲酒一自狀其醉絕甚可笑  
書懷素自作五言帖

公自紹聖以後詩文未絕嘗有貶謫之歎已卯元符二年

也公在昌化南遷七年矣所書子美天寒翠袖薄日暮倚  
修竹之句可謂哀而不怨婉而成章矣

書杜詩帖

公自跋云書夢得數詩今僅存二首前幅似為人截去巫

峽蒼蒼煙雨時時誤為枝

書夢得竹枝歌帖

余評此詩在張籍王建之下望盧仝劉叉尚隔幾水坡公  
取其自在前輩論文氣象開闊如此

書晚唐詩

退之效盧孟歐公效蘇梅坡公效黃秦輒逼真而反勝之  
譬如老禪與學人問答機鋒常有餘郭功甫效太白潘邠  
老效老杜用盡氣力而不近傍譬如宴人學富家調度事

力苦不足也 效少遊五言帖

唐樂府於唯張籍王建本朝唯一張文潛爾坡公手錄此篇亦如退之於舊輩乎然文潛每篇語意有緩弱處不如籍建句句緊切 書文潛寒衣歌

前詩紹聖南遷初至惠州所作也後詩建中靖國北歸過嶺所作也集中各有題後詩凡有二篇本不相聯屬今合而為一皆題云到惠州字亦可疑 書到惠州詩

公貴盛時士競趨其門攻文者托公以重其文挾藝者托公以售其意 藝及其遷謫也未聞一士如韓生之從殷浩至

東陽李商隱從鄭亞來循州者蓋有相遇都城以扇障面不揖叔黨者矣潘衡何人乃渡海忍飢為公留一年其人賢於李公麟輩遠矣墨百日不堅燥非善墨也然藝墨至今猶托衡名矣寫序墨工能托其身傳其藝如此士豈可

自

萊州題名朝散郎何甫元符三年為守帖云朝散使君即其人也容齋隨筆云英州江水貫市架木為橋郡守建安何智甫始疊石為之橋成坡自海外歸為作何公橋詩然則何名甫而字智甫帖云智翁者豈避其名耶南山之遊

寧並轡而不先升車以一代元老過荒遠小郡執謙特甚  
若不敢與太守鈞敵者前輩厚德如此海島非人所居常  
執誼李文饒盧多遜皆往而不返此老羈囚累載白首北  
還乃云何時得却掃一室復如在海外時其浩然不屈之  
氣非黨禍所能怖烟瘴所能死也與何智翁四帖

方子容字南圭金紫公名峻之第四子擢皇祐甲科坡公  
貶惠州南圭為守相處甚懽方氏書畫多經坡公題品或  
為書佛經或為書史傳往還簡帖尤多其家舊有萬卷樓  
所收坡公遺墨至四百餘紙後羽化略畫墨林僅有寫心

經及在傳三數手簡十四幅而已前二帖云日與吏民望  
前塵又云治行有日併增忻忭可見坡先至惠南圭後臨  
郡也其三云厄困塗窮衆所鄙棄公獨收恤其四寫碑其  
五答林媪酒其六借真誥可見太守之厚於黨人也其七  
其八其九皆言蔣簿葬事按列子極西儀渠之國親死則  
取柴焚之然後為孝子蓋荒唐之寓言以請尤而效之者  
謂後世中國真以火葬為俗蔣簿賴公一言免於荼毗之  
苦前輩雖困厄中而濟人利物之念終不少忘如此其十  
則再讀海外離惠時也其十一其十二其十三其十四則

至番禺道間及至海外時云廢逐之餘傾蓋贛上權如平生世言坡素善南圭以此帖攻之坡南行南圭出守始遇諸塗爾又云薰濡之喜既深煩恩之愧亦厚又云慰藉津遣求之古人亦未易得又云家累托治下無回顧憂思之心又云適時去請見兩新婦許拜老嫂又云白首投荒佩公閉門杜口謝絕萬事之戒又托致家書至昌化縣黨禍人所共畏賢者避之小人或敗以為奇貨潭帥溫益迫道鄉夜絕大江宜守囚山谷於譙樓遂死樓上台守脅了翁廣潛怖元城雷守罪以屋僦子由之人南圭當是時獨能

調護遷客待之如骨肉寧傲章蔡之凶焰不畏瘴疫之傳染有東都節義之風自惠州歸未七十即挂其冠蓋勇退之志素定矣晚年夫婦壽考見其孫畧登科第顯仕抑天報歟今直下雖微坡帖雖散其族人往往有珍藏者墨林亦族也又坡公手點漢書見在南圭族孫長溪宰之泰處與方南圭十四帖

二君不知何人可權失其姓時澤雖著姓氏而失其名當考與可權長官時澤推官帖

醇之與二蘇交情如此惜不得其姓名方勸坡戒言語時



詩禍未有萌也自密守徐自徐守湖自湖乃逮赴御史獄  
坡聰明了不自知子由亦未之知而醇之獨先知可謂見  
遠察微之士矣墨林所藏坡帖皆晚年字此帖在烏臺詩  
案以前尤清媚可愛 坡隸四帖

李舍人

此熙寧三舍人之一也可寶可寶名大臨字才元蜀人

右跋名臣中人家下

唐內翰口諫院

唐氏人物最盛彥猷居錢塘質肅居荆南晉然通譜林夫

翰墨不減彥猷口口風節無忝質肅蔡公有與彥猷帖云  
前月十九當直後殿見殿中君作為動搖山嶽雷霆之下  
挺然不動遂有春州之行見人子弟為善而賀其尊老至  
情也又絕口不言嘗救質肅一節盛德也林夫俊人始  
贊新法後攻介甫雖非粹德要合於易之不遠復賢於迷  
而不復者多矣

錢內翰

忠懿草真行草字猶有唐人典型至穆父則本朝人字矣

張浮休

此帖在落侍制謫守武昌之時詞意猶不自保知黨禍之未已也未幾再謫副團商州安置

劉元城

當公南遷監司希宰相意欲殺之以媒進信臣者以一字之微乃因陳秀才遣曹亮以書候公起居可謂賢矣按信臣姓鄧名弼亮口陵人元祐中登第嘗為新興令與元城道鄉善家藏二公遺墨甚多

陳了翁

了翁既為二蔡所怨交遊畏禍至斷往還此帖謝其人餉

子魚荔枝必莆士也又云在宜春得書不敢修答豈非恐累其人耶吾里前一輩惟陳當時諫議與了翁先後居言路意其與諫議公者

陳殿院

殿院與了翁齊名世謂二陳字亦清麗可愛

鄒道鄉

道鄉直聲蓋穹壤然惟諫書凜如霜日一字不可增損至如它文亦多泛應此帖求銘輒得又以巽辭答之亦可公見公之盛德也

蘇才翁 子美

才翁兄弟皆抱負奇偉有志於世然一流落於外一摧折而死可悲也二蘇書實為本朝破荒才翁錄呂丞相事筆力遒王子敬下視張長史字在紙上乃欲飛動其為發運置句於許歎曰好時好日在許州過了二年世但知哀子美之不遇若才翁則以為官達安知才翁之志尤可哀乎其年輩稍在蔡公前以兄自居呼蔡為弟蔡公亦自言草書得才翁屋漏法前輩樸實頭服善如此若米顛自以為勝坡公師口自以為過山谷足以發千古一笑而已

陳懶敬

彥默字子真蘇滄浪之壻也慕嵇叔夜陸魯望為人自號懶敬了翁銘墓稱其草書得外家法詩亦有滄浪氣骨

張義祖

友正字義祖丞相鄧公季子平生不出仕世傳其有別業直三百萬畫鬻以市紙學書二十年不下樓有君謨淺近元章狂誕之評今觀三帖清妙信有晉宋間人筆意但或者稱其所用筆鋒長二寸恐不近人情自鍾羲張獻無此法也

周越

周越膳部與李西臺同時所著法書苑論古今字學甚詳  
脩其草書獵狐篇非不點綴波畫矜衍姿態要以五陵俠  
少結束華楚然都無士大夫風度歐公評本朝書唯取才  
翁兄弟及君謨三人不肯屈第四指西臺且不見取况膳  
部乎滄浪公亦歎時人以其詩比杜默字比周越為不幸  
默詩所謂聖人門前大蟲者默越並稱其不與越甚矣嘗  
立方乃謂君謨書初學越此語全無按據又躋米於蔡上  
非特蔡米輩行人品判如穿壞姑以字論蔡如周公繡裳  
赤舄如孔子深衣元冕立於宗廟朝廷之上米如荆軻說  
劍如尉遲敬德奪稍耳烏得與蔡抗衡乎是何工於知米  
而拙於知蔡也

米元章

米老字畫極奇崛詩文不陳腐自書此詩於綾不是得意  
之作然為人矜誕遂有顛名余嘗評其詞翰要是世俗詭  
異之觀非天地冲和之氣也學者當以歐公文蔡字為師

右跋本朝名筆名家

張無盡

此帖謂過廬山見熊伯通有孤兒多怨之語按熊本字伯通時自洪守奪一官歸鄱無盡自察官責監鄂州酒稅既以申狀求解守又云公存恤逐客如此必無熊君之言矣蓋與鄂守者余嘗謂無盡在元祐初召入獨言——先帝陵土未乾即議更變非是似非隨時向背立論者向使復召移其所以規元祐者規紹聖豈不誠然大丈夫哉奈何首誣明德元老徧譏忠賢名臣開投荒禦寇之門倡毀碑斲棺之說既以此取貴位然後欲奮迅擺脫以滌前垢而收新譽生掠虛美沒竊佳謚其智遠出章蔡之上矣予聞佛

宗果嘗問無盡盡賢溫公而論之何也答曰熱荒要做官爾噫使無盡不為佛學所誤決不至於無忌憚如此觀老僧欲徃住烏寺呵佛罵祖之簡蓋以謀國比之說禪故曰佛學誤之也若坡公其時果着力呂申公果用之住烏寺不知又打罵何人必是回戈攻半山老子及其門下士矣禪家所謂呵佛罵祖者猶扶公子之背以出公子也無盡呵罵馬呂者豈亦扶之然後出之耶然當舉世惡京怨京能與京異能反京所為所謂彼善於此者夫必如元城了翁而後可以攻京無盡攻京殆是以燕伐燕京豈肯心服哉

鄭介夫

介夫福清人居於縣之西塘先廬猶存余屢至焉手澤書數冊及坡公贈詩一卷其家寶藏至五世孫循不能守多歸於墨林此帖數冊中之一葉爾

黃魯直

以眉山方韓柳可也少遊似未至此田地豈以禹錫秦氏子有所假借耶

與秦禹錫帖

右山谷自書其得意唐律也如苑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黃流不解澗明月碧樹為我生涼秋固佳句如

初平群羊對叔度千頃淳于谷一石對庖丁解牛則以欠工學者止學得此等句而前二聯未有似之者本朝草書唯蘇才翁杜祁公若山谷草法錢穆公固嘗評之矣

詩帖

宋給事名綬字君旣元祐黨人清修君子也山谷書讀仙此詩予之殊不可曉書太白詩

秦少游

馬詩有李杜之作在前後人極力馳驟不能及少游此詩非不工但神氣慢善呼喚不來然與晁張俱客蘇門而結

字自爲一體則異乎二三子之尚左者

右跋本朝名臣帖十家

丁章呂蔡

丁謂之帖一章子厚帖二呂吉甫帖一蔡元長帖二元度帖四謂之不甚工書子厚書程沙隨評爲本朝第一此二帖信佳一薦同人黃君云此爲相近無人不能獨延之豈子厚之力不能館一賓耶抑持援輩皆早慧無待於師友耶一嘆京師無醫元長帖皆與彥蕃者恐是方天若字以飼荔枝等語詳之其爲天若無疑元度帖一錄楚辭二小

簡老子一錄疑亦與天若者一云家兄入輔畿政豈獨宗族之幸鄉閭聞之想亦慶喜嗟夫遭時如君謨立節如君謨然後可以言宗族之幸鄉閭之喜若京與卞爲國巨靈宗族如子應方且閉戶退藏挂冠以避其臭鄉閭如方軫方且叫閭憤激擢髮以數其罪而其兄弟不悟自慶自幸如此可發識者一嘆元長書比米顛尤險惡元度用筆差老

右跋張丁章呂二蔡帖十家

鄭德言書畫

坡公進紫薇花詩真蹟

後一百六十有一年淳祐丙午十月二十七日今上—皇  
帝講記禮徹章詔宰執及講讀官十四人賜晏祕書省克  
莊以少蓬說書崇政殿兼權中書舍人預馬故事書前人  
絕句賜群臣至是始賜—御書聖製七言唐律一首恭惟  
帝學同符元祐克莊翌日恭和以進又別獻一詩然惡札  
蕪辭上不足以贊明主緝熙下不足以望前輩風流之萬  
一夫必有臣如軾然後對紫薇花無愧色克莊末學溪聞  
孤負君父獎擢多矣德言其磨礪以須它日與坡公並驅

非子其誰

西園雅集圖

本朝咸曉惟李端愿王晉卿二駙馬好文喜士有劉真長  
王子敬之風此圖布置園林水石人物姬女小者僅如針  
芥然比之龍眠墨本居然有富貴態度畫固不可以不設  
色哉二駙馬既賢而坐客皆天下士世傳孫巨源三通鼓  
眉山公金釵墜之詞想見一時風流醞藉爲世道太平極  
盛之候未幾而烏臺鞠詩案矣賓主俱謫而轉春鶯輩亦  
流落於他人矣自是咸曉始不敢與士大夫交遊山谷詩



云天網恢中夏賓筵禁列侯深味此句足以悲慨

巨然春溪欲雨圖

本朝僧以畫著名如惠崇居寧巨然皆見於荆公詩今巨然此幅又見於安晚公跋二公於人之一藝小善紀錄如此其為天下宰不亦宜乎

王輔道所作河東方漕墓誌

故河東轉運方公諱宙字子正少擢第端明蔡公倩也京雖端明兄弟行差晚出自為小官即與公親善後當國以司農丞召公不數日求外補至死不復入于時非京親故

而黃緣附託以媒進者多矣公真其親且故而惡京遠京甚於蕭譽之見婦人退之之譴瘡鬼也烏呼賢矣哉公曾孫審權示余以其家所藏諸老翰墨蓋公尤為范忠宣蘇文定所知陳忠肅鄭介公其友也書帖皆存又故老公在傳錄公在京西乞給還伊川先生所買汝州田言范蜀公子百揆罷官非辜又言唐義問身後三子未祿宜還其恩數方黨禁盛時邪怨有斬頤萬既不救之語溫益迫道鄉夜絕江石減陳獄具脅了翁其漕自詭殺元城而公於是時居官持論獨如此忘一身之齟齬援諸賢之流落其人

或已物故尚欲旌錄其後為序賢矣哉夫男子闔棺事定  
今觀王棗輔道作公誌銘允此諸事皆不書是闔棺之事  
殊未定也謂公為時相章公太尉呂公師相魯公從官徐  
鐸呂嘉問所薦恐非公意然謂將處以臺閣力請外末言  
公氣勁不數數榮利晚節論事尤不苟合稱之曰子正可  
以無愧則可謂微而顯婉而成章矣輔道此文自佳楷法  
絕妙似褚河南惜非真筆爾或曰了翁作豐尚書行狀止  
述爵里卒葬年月無垢祭洪忠宣僅有烏虜哀哉四字子  
何求備於輔道之詳也余曰二公貴近於朝其事顯方公

滯留於外其事隱故詳述以補誌銘之闕云

陳丞相<sup>家</sup>所藏御書二

匪恭惟隆興乾道之盛比於慶歷元祐阜陵既同符二祖  
而正獻公相業亦與韓富司馬匹休豈有他道哉不過君  
相皆以進賢退不肖為第一義當時之所黜陟用舍天下  
皆以為當而已公家藏宸翰所書用人論匪伏讀而嘆之  
曰明此而南面克之為君明此而北面舜之為臣此語足  
以贊此論矣書用人論

匪按故相王文公絕句上尤多而阜陵書此篇賜陳正獻

公者豈非以其冲澹閑雅異於它作歟如晴日暖風生夢  
氣綠陰芳草勝花時之句睽亦爲天語稱賞蓋與前詩同  
一關鍵惟深於詩者知之文公又有何時白石崗邊路渡  
水穿雲取次行之作亦甚佳 阜陵書荆公詩

### 復齋臨蘭亭

**書**善者未有不臨禊帖然有貌似之者有意似之者余謂  
貌似者優孟之效孫叔敖也意似者魯男子之學柳下惠  
也復齋所臨其意似者耶

### 虛虛齋書畫

#### 襖襖三帖

此五字未缺時本尤可寶而藏襖帖者多以五字缺者判  
真贗優劣然則易書反不如出於秦灰孔壁中者爲可信  
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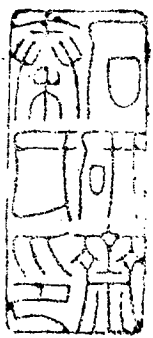
此五字缺本視它本尤奇妙惜其墨蠟草草或濃或淡然  
筆意神逸如星斗麗天非輕煙薄霞所能翳也

此本與余家所藏薛本無毫髮異字畫皆極瘦視今人所  
寶字畫肥者各不同尤遂初王順伯號博雅皆以肥者爲  
真

胡笳十八拍

右南渡初御府本套畫既妙而丹青亦精絕蓋宣政間畫學生此時猶多存者今畫工不能為也胡笳詞惟蔡琰自作者高古悲壯格在建安之初之上此軸乃唐人劉商作視建安之初邈然不及矣顧亦非今人所能道也

劉後村集續編卷四十八終



胡笳十八拍

右南渡初御府本奎畫既妙而丹青亦精絕蓋宣政間畫學生此時猶多存者今畫工不能為也胡笳詞惟蔡琰自作者高古悲壯格在建安之初之上此軸乃唐人劉商作視建安之初邈然不及矣顧亦非今人所能道也

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單四

